

程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陶母壽序

陶見塘先生於鄉稱孝友於官稱循良而少時獨艱於子元配張宜人以先生姊之子今臨洮守王似塘爲子久之舉子茂才陶卿而張宜人與陶卿因母相繼卒則今喻母子之陶卿十許歲而先生又卒則喻母代先生持門戶陶卿舞象之年余猶見先生負以出入而母不然吾不爲衆人之母能食不能教也每以嚴劑先生之慈飲食啟居有常度陶卿長爲之受室陶卿抱子爲之

乳哺陶卿為茂才高等數試於棘闈為之教義方弗納於邪里人目為佳公子為才士而後母即安老婦不負先君子若女君矣臨洮已仕為令為廷中平為郎居共廬食共釜臨洮之繼室趙貴為命婦而事母如其姑張宜人女先生之弟之女以適余季弟母歲時饋遺不絕省問無恙而後即安老婦庶幾不負先君子若女君矣今年仲春母春秋六十臨洮守當入計上書謝病與陶卿及內外宗子婦數十百人觴而為壽而屬某言以侑嘗考史稱婦順母儀者不乏而陶氏則惟侃母湛最著傳載其母子居貧每紡績資給使交結勝已不靳剝薦

截髮又嫌以官物相遺封還甘鮓侃竟以功名顯湛迹大類母然侃為湛所生而母之子陶卿不必離裏屬毛為尤難湛急於子成名至以酒食徵歡而母教陶卿聞然自修少成若性侃貴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以為榮此自母子常事而母能使其甥忘皂蓋朱轡之貴不遙羽鵷鷺而與斑斕雜進傳鞞行觴賢於侃母遠矣於是三黨四隣眾賓旅進曰自東晉建武迄乎於茲一千三百三十餘年陶氏賢母再見而喻母為勝令聞長世其為壽也巧曆莫能窮矣

朱母陶孺人壽序

朱孟僕清標令上里中目之璧人文采巨麗復爲同輩所推是州大夫翠陽先生家督也先生元配魯宜人初艱於子以孟僕因母陶孺人貳之孟僕生數歲而宜人產子出後先生母弟已先生謝政孟僕誦南陔白華之詩愛日惟恐不足不能跬步出子舍而孟僕亦艱子至四十始舉兩子夢蘭采芣苢者蒸蒸未艾也於時先生宜人春秋皆垂八十含飴哺孫而樂之謂孟僕此足永日兒其可以有事四方矣孟僕乃入陪京遊太學而明發有懷不置會陶孺人以十有一月之望稱老具白大司成大司成特予寧至期奉觴而壽孺人孺人遜謝女

君之貺也主公之福也老婦何敢專承之先生曰不然余爲朱氏大宗而子大宗之宗子也今日之事自祖禰以上百世實寵嘉之孺人則以其觴壽先生宜人而後舉子孫之觴朱氏之宗黨姻近通國之士大夫以次修爵其長老籍籍言父若母三人合之幾三百歲子孫三輩青衿斑采相錯而承歡膝下此吾邑所覩聞希有之事也而孺人爲最盛自先生之大公素封與其先鳴夷埒則入門受享無椎布操作之苦自孟僕以長君重孺人以孟僕重則禮秩如適無小星衾禡之勞宜人子長子而娣姒事其長子之母孟僕之弟友伯兄而母事其

引洞了補
地係別桂
命之命山

川之入水
石

伯兄之母其子若婦亦如之則樛木葛藟無綠衣黃裏
之憾先生貴矣宜人以夫爵貴孺人鴈行先生壽矣宜
人偕老孺人肩隨孟僕賢矣先生稱哲父宜人孺人稱
令母先生稱王父宜人孺人稱王母先生為邑尊宿衣
冠甚偉邑無大小嚴事之孺人相宜人布德施惠邑無
大小誦說之凡此七十年間諸福之物可致之祥何所
不有受命於天惟孺人獨也盛茂有加矣不佞嘗觀仙
家所謂洞天福地在楚南嶽衡山以霍山潛山為儲副
天台句曲為佐理中嶽嵩山以少室武當為佐命太和
陸渾為佐理昔唐虞柴望秩於山川以迄三代五嶽視

陶

三公四瀆視諸侯止矣副佐之號意必方士迂怪餘論
耳已讀尚書而知其說固有自也禹貢嶓冢導漾東流
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
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
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為中江
入於海既已標江漢矣必曰滄浪諸水者江漢以諸水
大也漢既合江矣入海必曰北江中江又曰江漢朝宗
於海者江非一水所成也即導山亦曰導嶓冢至於荆
山內方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形家因是以審
龍脉支幹不可偏廢然則副佐之說寧盡非耶陶孺人

副佐朱氏者也發祥隕祉雖先生宜人不得獨有其功
天地靈秀鍾於山川山川復鍾於人道相符耳宋人有
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蕩麗水生金語以爲未經
人道天忌多取而物無兩大儲副佐命之功帝王及士
大夫家胥有之陶孺人其明徵已諸長老曰古祝壽者
率以山川爲譬子言原本山川大而非誇洞天福地固
在人間奚必遠慕仙遊哉請書之策以授祝史

朱母夏孺人壽序

易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又曰乾剛坤柔文言曰地道
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引而伸之妻

道無成代夫有終臣道無成代君有終也不言子者何
子有時爲父地無時爲天妻無時爲夫臣無時爲君也
比其說允矣孟子言妾婦之道以順爲正大丈夫羞之
豈妻道與臣道殊科而坤順又何以作配乾健乎不可
順不得爲健不行健不得爲順乾剛而柔用之故戒亢
龍坤柔而剛出之故利牝馬陰疑於陽曰龍戰坤亦龍
也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其與
乾健何殊哉執是說以求之臣道用健成順者十九求
諸妻道率類妾婦之譏成則無矣代終何有乃見之朱
母夏孺人云孺人夫爲茂州別駕子文而子爲太學仲

玉昆季茂州二歲失父髫年有四方之事孺人甫笄來
事嫠姑定省溫清慈以旨甘志物之養畢備代爲子而
有終矣夙興夜寐女織男耕莫不審固其心力以供上
令財用蕃殖猶且椎髻布衣食麤糲之食作法於涼恐
育鞠也代爲主而有終矣舉三丈夫子而董督之不假
詞色旣就外傳雞鳴受業日入而習復夜分乃已有不
善爲之怒不食交遊非其人屏不與通諸子奉如嚴君
廩廩救過日不暇給代爲父而有終矣茂州初爲輦下
叅軍遠徙蜀道艱難險阻鞅掌委頓則慰藉而勞苦之
疑事疑獄入而咨決恒如所料賓客之至者折俎加豆

酬幣宴貨示容合好不蓄官中一物因是以廉幹聞考
最得疏爵及親孺人與焉宦成引退以永終譽是又代
爲官而有終矣夫生富盛之家而歸華腴之門則不勝
驕積而爲倨侮而不孝頤指氣使無不如意則不勝泰
積而爲惰慢而不勤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則不勝侈積
而爲暴殄而不儉衆人之母食之不教則不勝愛積而
爲縱恣而不慈其所不勝者皆不足於健故也孝慈勤
儉孺人具有四德而非健莫能行之不隨流染之習不
溺情愛之私不牽卑亂之語滿而不盈久而不倦持之
堅忍出之貞一可謂健矣假令一切委諸從夫從子以

爲順茂州能無遺憾於親能善於其官能以一手一足之力埒陶白而巨程羅乎仲玉昆季能通經術有美才揚芳飛采俱著名字乎惟健而後能順惟以健順而後能代終體健之德而無健之名收成之功而無成之迹地承天臣事君婦相夫無二道也今年孺人春秋七十而仲玉之友王生以祝辭見徵余所聞孺人婦德具如左坤之彖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壽莫大乎是孺人比德於坤王生第以三無疆祝可矣

楊母壽序

應山楊公奉其母王太君宰海虞之三年報最海虞人始知太君爲公繼母始知太君初度在仲夏旣望春秋正六十相率承筐篚具餼牽爲太君介壽而明府以太君命戒閨人毋納賀客余叔弟與其僚若諸弟子計無復之走使屬余祝辭余兄弟不佞辱公同里通家嘗竊聞太君初稱未亾人也太公有遺腹不數日生矣男也夫黨私謂太君橐遺金諸壯子何置不問明府兄弟不可母氏字諸孤不啻屬毛離裏無祿大人不小緩須臾見少弟咳而名之余兄弟不扶持安全而以爲利乎所重在弟不在金太君乃晏然乳少子而明年子殤有女

適人者與女之攜養者胠篋盜其金太君無愠色先君子固無厚藏貽諸壯子諸壯子事我孝異日恐以少弟養生之不給爲諸兄憂今已矣豈顧問哉編衣綦巾待期事先君子地下而已而性恬靜言貌未嘗疾遽折節御諸子婦卽不能下氣怡聲相事笑而受之不校諸子婦小有言委婉調劑感其誠款化爲敦讓於今數十年楊氏雍睦之軌爲里所宗明府長子甫生太君取子之年已舞象未嘗一夕不在王母寢所明府廉齋廚索然深以甘毳不具自責太君慰之此較先君子見背時不猶勝耶公家簿領誠鞅掌然奔奏承序自有人孰與爲

陶

諸生子然赤身一切埤益之爲勞也貧者士之常惟儉則見有餘不見不足無論邑令進而公輔猶今日光昭先君子貽穀萬鍾五鼎不甘於此矣日者明府治錦衣一襲以壽而太君更涕泣先君子安在未亡人獨服此誰適爲容乎其婦順母儀琅琅大致如是太君視失積金如遺迹而明府視諸羨賦罰鍰萬金亦若敝履盡捐以修塘四十里爲邑百世利太君不以刺肥擊鮮爲養明府因禁民不得羅雀歲全活無萬數三吳大旱惟海虞令禱雨有應農狎其野非所謂錫類不匱和氣致祥者與楊公之於海虞民之慈母也楊公之有壽母天寶

大造海虞之民而孳生之也樂樂其所自生生日不爲
樂在太君則可在明府則不可爲人子者聚百順以事
其親明府不以壽母煩邑人筐篚餼牽則可不以邑人
謳唵頌禱之言爲母壽則不可太君婦順母儀異日太
史內史尚璽司勳司封共睹共聞而虞人不得効一言
之祝則不可老氏不云乎六親不和有孝慈古稱孝者
聖如舜賢如曾閔皆以後母不慈而能孝爲人情所難
夫必母不慈而見孝豈聖賢始願哉王太君之爲母慈
也忘其繼也楊公之樂有繼母也忘其孝也繼母賢如
太君古今所不數邁三年而後海虞人知之余方謂已

晚有如卻邑人之祝而抑母氏之德不宣公不其然夫
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士者民之表也教自孝
始教民自士始余叔氏先海虞人而祝太君將以孝立
教以士帥民余誠不文亦豈以同里通家私昵楊公母
子道固當然爾

徐母壽序

徐媪者江山丞元配也有子茂才微休徐爲景陵聞家
絃誦冠紳代有而媪父程貴爲州大夫子姓亦相當今
年臘之五日媪春秋六十矣內外宗若內外宗有連者
迭前爲壽李生在焉則問生何以壽媪生曰有有待者

有無待者媪處乎有待無待之間者也以徐氏富厚承式廓之茂才益光大之媪坐而享其利為有德耳何難徐以丞減產茂才以父自免稱貸累千為割媪簪珥以償且不足而故與丞父子交好者會丞亾茂才免豈惟不能贍又從而齟齬之程無大夫諸孫有樂武之貧曰媪猶故媪也不曰徐非故徐也日使媪泣而益河之少媪父黨夫黨所婚姻半邑右族歲時問遺不得以無為解假設徐程皆終窶媪童而習之其在于今猶曰已泰始乎泰而中落備歷艱阻矣方其割簪珥共子錢也未亾人無說已者若為容而恡之茂才初欲免而難媪媪

曰子之於親何所不可豈惜一逢掖衣既謝諸少年遊下帷工古文辭諸少年非譏之媪獨喜知我希者貴耳茂才不受庾子嵩卿不共荀公會車不雜陳休淵飲不讓王茂弘道不須陶胡奴米不題謝安石版以此誨外侮媪救家人謹避之而時語茂才乘勢則匹夫萬乘失勢即萬乘求為匹夫不可得無若翟公規規題門侯自我得自我失弓自楚失自楚得斯之為達人其卹程氏孤無異郟公兩頰中飯也方媪未四十時丞連車騎飾冠劍結客無虛日媪何有何亾黽勉求之而以身下内嬖人抱哺其子在茂才上五十而儻然來者儻然失無

愠色六十而眎已若不足與人若有餘上不待丞丞待以爲廉吏爲俠烈士下不待茂才茂才待以爲孝子內不待夫黨夫黨待以振中葉外不待父黨父黨待以無隕家聲其有以待也媪不知其有也其無以待也媪不知其無也自有而無猶若有自無而有猶若無過而無悔當而不自得出不訢入不距不以人助天其古之真人與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媪近之矣諸君子曰子言誠善媪顧有待於子乎李生謝不敏吾以媪壽媪者也非以我壽媪者也所謂處乎有待無待之間者也

又

何休曰妻事夫有四義焉雞鳴緹筭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枕席之上朋友之道也此爲有國者言耳然其義殊未盡乃今盡之於徐母矣徐母以程大夫爲父以江山丞爲夫茂才微休爲子世之所謂賢大夫士也大夫賢而母能爲賢女江山賢而母能爲賢婦茂才賢而母能爲賢母纂組織紘之功巾鞫香澤之華粉餐糗餌籩豆之實脩刑膺胖骨鱗之羞鼎鑊水火之齊滑甘之調五齊三酒四飲之辨字雞豚菹果蔬共互狸之物惟其

洪
時分任課功會計度支之明審晨炊夜舂治鍼控解食
脫粟衣補綻之衣此其小者也江山公爲貧而仕而又
三衢壯邑紛華靡麗善溺人自令長以上多故人擁護
之丞卽小有出入可無後艱母數規曰極知君負進然
寧負進無負丞負丞則負君享君之祿而因以爲利子
孫其焉能守之君幸爲清白吏歸而責進妾有故簪珥
在盆之以機杼其可也江山公因以廉名而無何有沉
溺重腿之疾不能出視事令長以上謂丞可臥治耳而
母不可受若直而怠若事非臣也況不事事而受直乎
是天奪其鑿而益之疾也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江山公

因遂自免上下百計挽之不得江山公不卑小官無尸
位無荒飽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江山公有二子其少
者爲媵產而母顧復長育猶其子也媵復蚤卒而母以
其兄之女室其子令重親少子卒而母視其兄之女猶
其母也茂才婦卒而母爲之育其子若女猶其母也母
父爲大夫無田宅以貽其後人兩兄皆才而貧甚者不
能糊口孤兒嫠婦於母乎取給焉茂才迎父歸欲謝去
博士籍一意侍父病江山公不悅母從旁解之使兒誠
得專精醫藥以愈其父何愛逢掖使兒不能爲孝子薦
紳奚貴何言逢掖使兒得爲孝子執鞭之士自佳何必

逢掖而衆著於父子之義矣江山公有二兄母以名家女來爲少婦而以其身下二娣無失禮相江山公事其兄稱弟第二兄沒而娣有來繼者又有子母曰生乎吾後是吾伯娣也吾事之猶故娣無論有子也娣有稱未亾人者又無子母曰生乎吾前故吾娣也吾事之猶他日無論無子也母有二嫂或有子或子非其嫂出母事之如一焉尺布斗粟不以丐貸亾節爲嫌晚而獨一兄在問安視膳亞於其父而衆著於兄弟之義矣江山公父子好客客貴於江山父子者母共張窮日久無倦卽寒峻之士如之客賢於江山公父子者母共張窮日夕

無倦下而至於鄉亭部吏曹任市長廝役扈養亦如之已而各收其用難相拯有無相通親疎遠近人人謂是母也賢因母及子是子也才因子及母蓋茂才少佻而不以隳行中介而不以賈怨則母實匡直之而衆著於朋友之義矣是故觀於徐母而知何休之說擇不精語不詳也六經垂訓炳如日星未有不以夫婦爲本始者然而無成無儀聖人三致意焉諸不具論養老之禮男子由五十至於期頤異豆宿肉貳膳常珍以豐其養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右學左學東膠虞庠以優其處杖鄉杖國杖朝拜命一坐再至不徒行不徒食不提挈輕任

并重任分不從政服役賓客齋喪之事以裕其力設三
 老五更羣老之位天子執饋執醕王世子齒讓祝鯁祝
 饁左右輔相以隆其禮惇史以重其言獨於女婦缺焉
 男女本乎陰陽扶陽抑陰故也至子之事父母則一矣
 生時母以父差殺耳江山公沒而徐母稱者今稱老於
 禮無所厭抑而於情得自盡于時與微休父子善者洗
 腆酒食以祈母壽而屬李生為之叙其義母具四德備
 五倫符合六經是言也頌而無譎中朝方修國史采徐
 母行事傳之列女此之為壽可勝計哉

○王母田孺人壽序

昔者周公作棠棣之詩以燕兄弟而歌之曰兄弟既具
 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鄭
 康成箋以為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從后於房
 中族人和斯得保其家大小本原公意若歸重於兄弟
 妻云者豈當時二叔不咸公既破斧缺斨而其內人或
 亦無思媚嗣徽之風如所謂晨牝索家長舌階厲者耶
 夫以漢高之闊達大度也而脩怨於轅釜蘇季之智過
 人也而立威於蒲服丈夫且然何況女婦故趙孝蔬糲
 不免掩伺李鴻請代先決北亭繆彤自過保無分異牛
 弘寬厚數告射牛王澄進諫捉裙受撻賢者能自盡耳

兄弟既具
 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
 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
 鄭康成箋
 以為王與
 族人燕則
 宗婦內宗
 之屬從后
 於房中族
 人和斯得
 保其家大
 小本原公
 意若歸重
 於兄弟妻
 云者豈當
 時二叔不
 咸公既破
 斧缺斨而
 其內人或
 亦無思媚
 嗣徽之風
 如所謂晨
 牝索家長
 舌階厲者
 耶夫以漢
 高之闊達
 大度也而
 脩怨於轅
 釜蘇季之
 智過人也
 而立威於
 蒲服丈夫
 且然何況
 女婦故趙
 孝蔬糲不
 免掩伺李
 鴻請代先
 決北亭繆
 彤自過保
 無分異牛
 弘寬厚數
 告射牛王
 澄進諫捉
 裙受撻賢
 者能自盡
 耳

焉能必諸人至於帷第之愛勝而手足之情疎傾城之
哲興而鬪墻之事起亂蹤釁竇所繇非一途矣家人之
繇曰利女貞而內爻皆觭重女此與夫棠棣之亂鄭重
丁寧意互相發也鏡古得失之林竊謂康成能窺公微
指而考亭訓詁不錄獨何歟吾里稱友悌者無如城南
王氏伯南川先生娣謝孺人子一仲前川先生奴田孺
人子四季有兄心竒情雙亮終其身無間言兩孺人自
歸時怡怡相好今春秋高矣饋同案沐同櫛服同櫛出
入同度憂喜同色諸子婦下觀而化比肩奉養不別若
爲若母若爲若姑也五子好客客常滿座兩孺人率諸

婦共張極腆投轄繫駒永夕申旦僮僕訢訢如臂指相
使雞共桀犬豕共曹旅處而羣遊於宇下麾之不去薰
蒸醞釀豈朝夕之故哉假令凡今之人皆若是則曠林
無相逐之戈杖杜無不飲之思角弓無交瘡之刺晉陽
無千乘之問京城無百雉之逼西河無獨亡之感長平
無奴畜之苦武安無東鄉之驕天下國家壞植散羣安
於覆盂矣以周公所穆然深思咨嗟咏嘆庶幾一覲爲
快者而兩孺人不煩女史家督習貫若性真人世希事
也東晉之代王玄冲處冲兄弟者娣鐘奴郝鐘夫人之
禮郝夫人之法並行不悖相得益章兩孺人可相方諸

郎奕奕不減武子安期輩王氏儻其苗裔耶一何肖也
往謝孺人七袞不佞有吳越游不及修祝辭而田孺人
以今歲稱老不佞兄弟與夏譚兩君辱好孺人子猶兄
弟也不佞犬馬齒稍長兩君及諸弟授簡爲祝不佞無
可遜具述所睹記孺人內行如此因並列焉於時田孺
人拜而觴謝孺人微姊之德不及此已受謝孺人酢而
後舉諸賓客諸子婦觴不佞贊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
釐以女士從以孫子今日之事行葦旣醉周道備矣是
以知棠棣之詩猶易之興於中古也

魏母徐孺人壽序

魏之先自豫章徙六七傳而昌阜至數百人爲邑冠族
規邑田宅廣輪之數而籍記之魏當十一絃誦紳弁之
士後先相望其以經術舉於鄉若南宮者始自西安公
師堯又三十年而得孝廉子功西安母胡太孺人春秋
九十以子貴爲國命婦今年子功母徐孺人執勞如少
婦旦晚以子貴爲國命婦福履壽考與胡太孺人相方
可坐筴也子功父黨若而人母黨若而人朋友賓客若
而人介子功奉爵爲孺人壽各於其黨長者祭酒屬不
佞以其辭侑且第其次不佞聞之周之宗盟同姓爲長
請以魏父兄子弟先諸父黨旅而進不佞祝曰夫婦之

義昉自乾坤乾居太始坤作成物魏大名也間者壙僚太公當乾初九潛龍勿用孺人代終從事以高魏之開闔舍弘光大致役乎坤適觀厥成矣敬奉康爵母黨旅而進不佞再祝曰搖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庠言有本也詩不云乎摯仲氏任自彼殷商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東宮之妹古人重世類尚矣孺人徐出竟陵之望也有文學公爲父有中憲公爲諸父有觀察公爲諸昆弟世德高門是生孺人惟孺人焜耀徐氏之望敬奉康爵朋友賓客旅而進不佞三祝曰禮有之貴老謂其近於親也敬人之親者人亦敬之愛人之親者人亦愛之吾曹幸

得從子功遊子功母猶吾母也人孰無母今日之事以子及母亦以母及人之母敬奉康爵長者交謂不佞由父黨之言則從夫矣由母黨之言則從父矣由朋友賓客之言則從子矣夫孺人者何道而壽若是不佞更言曰孺人婉孌御子孫童僕無疾遽色無指斥聲家素封爨無欲清衣不重采年先矣執雌持下諸子姓諸近屬見闖門而與之言諸里婦諸宗婦門內之親卽少賤引與釣禮柱下史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孺人有焉壽在是矣衆皆曰善子功入告孺人孺人曰老婦昔受之君子天下有始爲天下母旣得其子以

洪
知其母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世不殆此語亦出柱下
史老婦幸不愧爲母孺子慎守三寶何殆之有子功肅
客就位而以孺人之言爲客壽用酬康爵之賜

王母魏孺人壽序

王氏佳子弟隸博士籍者以十數而洽聞強記能爲古
文辭必曰幼達君自得如山忽人如草年未舞象已擅
聲士林獨數奇偃蹇一第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則託之
乎張仲蔚向子平袁夏甫嵇叔夜之屬杜門高臥事勿
相關所居馬通幾與階等日禺中未起首飛蓬月不數
沐也卽不得已對客則託之乎蒙莊歲星之屬以天下

爲沈濁不與莊語詼調滑稽鋒出莫窮意有所不合則

調

滑稽

鋒

出

莫

窮

意

有

所

不

合

則

託之乎山季倫阮嗣宗王佛大之屬拍浮高陽池以澆
磊塊而親形神憤世疾俗計畫無俚之至則託之乎灌
仲孺之罵坐憂來無方悼心失圖則託之乎屈左徒賈
長沙嫖妍太息滄沫張而已矣人莫測所以也而是時
君有母魏孺人者春秋七十不佞數以子婚行登堂拜
母君亦時逃諸客睨而內之便坐語次及魏孺人未嘗
不蹙額也君之言曰自余先王父起田間受詩成進士
領方岳諸侯而先世父繼之拜蘭臺使者直聲振天下
先王母與先世母以夫若子之貴翟冠象服六珈金搖

蔚然華而鏘然和也蓋里人以爲口實余先君王父愛子而世父介弟也自以爲取世資發蒙振落耳無祿卽世余母氏代先君子操家政而教余兄弟余諸弟皆以夙惠蚤謝母氏日夜冀余庶幾爲先王父世父令先君子無遺恨余竊有志也而未之逮焉夫重茵列鼎考鐘擊鼓結守相連車騎希鞞鞫蹠上壽如家人禮獨非人之子耶而余曾不能一效之於母承家之謂何余母氏蚤夜與臧獲雜作所不足非布粟矣衣敝補衣食宿肉簪珥時缺不具曰以須吾子大官之珍尚方之帛也老婦勤聚而溢散之何爲者先君子無長物然而宅足以

庇寒士田足以供食指千母氏授諸子才十之三士當自致富貴耳柰何席先世之遺爲驕惰以望如彼以遇若此拮据卒瘡不饗鬻子之報豈曰無酒以介眉壽非母氏所始願必罷不舉余無以稱人子矣不佞顧謂君君業詩詩言母人子幾何陟屺者驟四牡者其人貴於君而不得將母爲王爪牙者其人奔命疲於君而母尸饗此有母而無母有子而無子也君之母幸而長爲君有君雖瞿然儒生乎固嘗食縣官廩卽無重茵列鼎考鐘擊鼓連車騎結守相希鞞鞫蹠上壽如家人禮不猶愈於田中負者哉且以君先王父之達也先世父之忠

也先君子之才也先王母世母之賢也而不獲稱老今日之事君家創覩夫造物何薄於君母子假令若君之諸弟溘先朝露君不為儒而踐更若爪牙之士儒而蚤貴若陟屺四牡之臣今日之事誰其任之不佞聞天道窮則變變則通君之窮久矣一旦而雲蒸龍躍君為君先王父世父君母為君先王母世母來者成是寧憂緩哉于是幼達君色稍解肅子婦觴孺人孺人聞之迫然也而後婚姻比隣為孺人加爵盡飫而退

○ 廖孺人壽序

永寧明府謝公蓋有兩廖孺人云公元配曰胡孺人而

來勝者為孺人廖無何胡捐帷矣如孺人當室上下咸宜之公將虛左以報胡如孺人不可母乃使人謂家丈人以箕箒之愛而缺蘋藻之託乎公於是繼有廖孺人如孺人長孺人者二歲又蚤得幸於公而身下之廖孺人亦謂如孺人以分則我嫡也以齒則若長也以情則君子之所愛也以義則先孺人之所遺也若視我如先孺人而視若若女弟兩孺人相歡且同姓不知者直兄弟視之耳某兒時明府公垂過誤之寵朝夕燕見如子家有慶典若節令童子奏樂堂下公警戒衣冠率諸子立阼階東兩孺人鳴玉出幃立阼階西以次裸將徹而

饗公坐上坐孺人副之諸子左右侍某以客禮位諸子上蓋是時如孺人有子懋賞嚮學矣不得參會孺人每食必擇美好者投之一器是遺四兒母四兒者懋賞也公既仕爲永寧以法抗伊庶人庶人誣奏公有大梁逮旁皇莫知所出如孺人請曰大人得無以兒女子動念乎妾聞之居者爲社稷之守是在內子行者爲羈紲之僕是在賤子而公卒以不勝庶人鐫職爲邑尉懼不敢謁選居數年庶人有罪削爵公始起除尉番禺未幾遷爲彭澤令復以抗直忤時免今稱公永寧從其所最知名者也公歸而謂孺人吾與柴桑翁相後先柴桑翁五

男子吾少一而雅有紙筆之好吾酒不及柴桑翁若能多種秫以供祭祀賓客無乏吾幸矣橐中卽無千金裝固嘗官南越吾其將爲陸生乎如孺人乃以子懋賞處別第而公與廖孺人各以時過諸子顧獨安如孺人居或過期則謔曰乃公久溷爾如此者幾十年而公卽世春秋七十高矣如孺人奉廖孺人猶公在也今年如孺人亦稱老而懋賞已拜儒官其三兄以邑諸生遷太學上舍有孫甫齷風氣日上三黨之戚學士大夫之屬羞餽率實筐篚爲如孺人壽者爛然盈庭則以某通家子命之辭某具以前說進如孺人屬懋賞肅客而言曰老

婦不腆言曾不出於梱以諸君子筆舌焜耀其望沒且不朽敢不拜嘉已屬其子之三兄而告之廖孺人曰夫使老婦得終助造以卵翼少子使少子得從三兄齒於諸君子後諸君子惠然臨存孺人之賜也敢不重拜已屬諸子從廖孺人縱筭而朝公之祠曰以先公之故諸君子有遺思焉施及未亡人今日之事先公實靈承之敢不重拜諸客聞之同辭而贊曰賢哉母也是宜壽矣

魯母田孺人壽序

孝廉魯靜潭先生有丈夫子四人善伯會仲和叔幹季人以方謝之封胡羯末穆之酪酥醞乳皆田孺人產也

孺人春秋六十四子既用家人禮上壽其所締丹雞社諸君子情好若同生介四子升堂拜母而屬不佞爲之言不佞蓋嘗逮事先生先生有道人也暑不袒冬不爐行不愧影寢不愧衾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動而容貌不枯少年望之走避儕輩對之欠伸而孺人相敬如賓終其身不衰以成先生之恭德焉先生上公車垂五十年卒不第復不屑祿仕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上漏下濕無所措足華冠紉履啜菽飲水猶時不給也人或嘲先生迂疑先生矯童僕有饑色委而去之而孺人鉛華不御穿空之衣惡草之食受其最下者挫鍼治紼

井曰酒漿之役執其最勞者以成先生之清德焉夫此
兩端使學士大夫童而習聖賢書至白首不能見諸行
事而孺人與先生比德天將簡有德者而畀之壽宜莫
如孺人然而天不可必也有宇宙來有賢夫而莫爲之
偶者何可勝數而况賢如先生者乎賢如先生不易偶
矣而况爲之繼者乎其齒少先生且三十年一旦而稱
敵體能使先生無牧犢朝雉之悲此所不可必者也少
先生三十年而稱婦婉變季女歌黃鵠而詠孤燕將柰
之何而孺人事先生且三十年而稱未亡人枯楊生稊
過以相與卒無不利此所不可必者也先生令德固必

有令子前孺人而偶先生者寧德不足耶而四子必以
孺人爲藍田丹穴此所不可必者也先生中年而得孺
人而後有四子及見夫四子者之能爲箕裘而甫與此
所不可必者也爲先生之子者堂構播穫固自不易先
生沒而四子競爽濟美如先生庭訓之此所不可必者
也孺人以婦德而宜先生家稱令妻以母德而育先生
子稱賢母則人事盡矣世容有之孺人後先生二十年
而稱壽母其子復有子稱太母始願庸及此乎天實爲
之矣不然者先生令德可一室而偕老而必以孺人繼
先生卽至今存可也而多賢子孫獨以娛孺人暮齒何

也令孺人無四子四子不足名先生子今日之觴孺人何樂焉善哉先生之名子也曰元亨利貞卦具四德者七惟乾不言所利孺人坤順承乾固應受天之福諸君子者四子輔仁會文之友也請勗四子交修四德以無愧先生之所爲父無負孺人之所爲母孺人志必日愉食必日加天胙孺人以四子爲先生子四子善事孺人益闡揚先生刑于之化天人交相贊也第籲天而爲孺人壽彼蒼蒼者寧有知乎四子顧名思義盡其在人之天而已矣諸君子不以不佞言無當授簡書之使四子誦諸孺人之側以侑三飯

江母壽序

六朝時江氏多賢若湛倩敦泌紕皆有孝行齊梁史特爲泌紕傳然徽源彥標士清含潔皆以侍病居喪著獨叔文事庶祖母稍稱高年耳人莫不愛其親莫不祈其親長年年者天實爲之人不能必之於天子安能必之於親以余所睹記里中江茂才因母鍾天所相也人力不至於此茂才父松峰公新安人游楚而元配程艱於子乃有茂才母母所產茂才兄弟三人父倦遊則攜歸新安而茂才著錄楚博士籍中不遑將母會父與嫡俱以耄耄終茂才居廬讀禮之間殖學績文日益有聲藩

伯李叅知公禮之為師因得乘傳省母輦以入楚今年八十矣茂才兄弟子孫十數人色養畢具母體力矯健視聽諦審執勞不廢則江氏諸子母所未有者獨茂才得之豈江左偏安之朝人事未醇懿天澤未翔洽而茂才母子幸生太平無事時得全全昌固宜爾耶茂才坐臯比授經門人侍函丈唯謹稱嚴師入而問寢上食掬溜播灑躬細事而親小物池有鮮圃有蔬樊椒庭桂晚蘭畝蕙糝為芳辛不極味而珍誦先王之書略舉其義里巷詠歌雜陳間諷以娛於耳圖史几案花石竹樹御板輿而觀之指名定品談所從來以娛於目子婦僮僕

課耕問織獻繭效功諷誦揖讓出面反告以悅於心不待聲色而樂彼江左六代佳麗穠郁所有餘者茂才不必有故天錫之壽母以埤其不足耶母自少為婦椎布操作食不擇精而閤不皮肉或哀王孫而進食或分東壁之末光慈孝肅穆恬澹怡愉積為太和處陰休景以息餘年豈江氏諸子不必有賢母而茂才以賢母生賢子兩相成而天因材篤之不盡由子孝感耶江氏諸賢子所不得於天者茂才能得之於母彼其可自致於母者如五君皆有祿位於朝以為母旦夕榮夫亦旦夕事耳無所事祝矣

楊母壽序

吾友楊元素因母王媪金陵人也元素上世自越徙歙父爲歙醫師慎庵翁名著三吳其初受室亦王媪無子僻錯頑嚚浮於孫家阿恒莫可誰何或擬翁楊朱有一妻不能治也翁奮曰孟子惡敗而出妻君子以爲自彊吾於彊何難念同居約久不欲出惡聲相加遺耳則跳之金陵金陵公卿大夫學士習翁賢延致無虛日而爲翁擇良家合法相者得媪其父故千戶侯王祿也媪歸之明年舉伯子名遠又以施氏媪進舉仲子名臣已媪舉名遂名道名達名顯而亟請於翁君以宗祧之重使

妾得事君徵天之幸孺子不一而足夫女君與君備內外官安可棄也翁艷然乃公遇彼厚矣豺狼不可近鳩毒不可懷若母自遺患媪固以請使諸子輦之來凡三年其倚絜伺詐陵藉靡弊媪百方媪事之若馭僕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不讓勞不趨佚不慕往不閔入無邑憐之心翁私計吾在也而不子吾子婦人之仁將安用之而媪有女適萬戶侯陳訓而寡媪甚念之媪歲時存問其女甚備女時時寄聲母可善視吾諸弟之母媪意小解公因遣媪歸視女而媪捐簪珥辦裝諸子扶持還歙陳氏女向諸弟泣涕思母如母恨不同處一室也自

媪持門翁家具足百用出入相拚督教諸子伯仲補博士弟子員叔爲儒不就而精翁之醫名與翁埒季以下或受經或受什一孝弟愿慤輒錄疾力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節皆無愧爲翁子翁心至愉而志無所詘哻哻而嚙鄉鄉而飽耳女三相攸爲名家婦子女皆媪自乳持循之呢嘔之未嘗一日釋於懷翁行年七十少子乃生又七年而沒橐如洗媪拮据綢繆頭如蓬葆無貽育鞠食指繁所餽舍湫隘甫析箸朝莫莫遠具邇一味之甘分割而等異之不佞交於叔子久有俠烈丈夫之氣才人韻士之致與之談曠若發覆狗馬多病叔子

幸有之緩旦夕死如左右于不可失而叔子恒念母不置屬不佞起家自秦之晉從遊浹歲媪春秋六十請歸爲壽不佞何忍奪人母子之愛以便其私而叔子因乞一言侑母觴不佞聞之荀卿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而厭然有千歲之固是遵何道哉楊翁無媪時無家無後年垂五十矣而以媪有家有子有孫譬之姜媯之合自遠有耀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其有功楊氏雖以垂之千歲可也是宜壽有人於此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物有餘而形不養惟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昔者媪麤布之衣麤紉之履麤糲之飯屋室廬庹葭

藁蓐尚機筵而可以養今者芻豢不加甘爽塏不加適
 輕暖不加美其天全而神無卻物莫自入焉是宜壽夫
 得衆動天美意延年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通神明參
 天地媪於子女儀一而心如結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
 之色卽不佞家八口寄命叔子其祝媪黃髮鮐背眉壽
 無害以無貽叔子內顧者何遜於叔子兄弟之欲壽其
 母霜露之不時媪雖有小恙叔子一刀圭而霍然色起
 矣是宜壽媪賢明仁智者也如以不佞言然叔子觴而
 竣必命之曰古人以知我方之生我兒受知李使君與
 我不殊使君俾兒一歲一歸壽老婦兒必使使君歲有

一贈言爲老婦光寵老婦樂之無量安於磐石壽於旗
 翼兒何以母在不遠遊爲解

金母壽序

壽莫逾於仙女仙莫逾於金母玄圃閬風瑤池翠水之
 居六甲行廚水桃碧藕霞觴金漿之奉玄霜絳雪之藥
 紫雲之輦七龍五鳳之駕琅璈雲和昆廷震靈之音五
 嶽真形之圖靈飛十二事之文世益侈言之率荒忽奇
 詭莫可據獨其所謂暴氣奔而神攻泆精漏而魂疲奢
 離真而靈穢酷喪仁而服亂賊心鬪而外絕捨此五慝
 反諸柔善可以長生度世於理爲易簡正大世衰道微

姆傳之教缺焉不講婦女能免五慝者幾何猥云祈年猶伏而咄天也余雅聞海陽金光祿賢八十而沒焦太史弱侯祝尚璽無功范左丞原易三君不輕許可人稱其行事甚具而友人金仲幹爲余言光祿之偶李孺人其從王母也年德俱邵與光祿相等埒云人情莫不欲富貴母家爲淮材官世縮銀黃而光祿公通籍金馬門又以高貲雄里閨何物不備人情莫不欲有子而母子某人孫某人曾孫某人玄孫某人若太學漢茂才吾輩輩皆青雲之器也所以娛耳目悅心意者何事不遂春秋七十高矣五官神明之用可敵健婦余駭然異之夫

王母居西方應金行故號金母若從王母李氏女而歸於金從夫之義是宜號金母信若所言今金母何必減昔金母哉抑何德而臻此仲幹曰嘗聞母之父黨稱母也母事父母孝尤孝於後母友於後母之子睦於諸兄弟之婦與諸姑伯姊新安距淮千里歲時相問勞慶弔相關切也嘗聞母之夫黨稱母也母事夫敬夫病蔬食而禱於神者三年諸子不皆母出而母之子之視其子子之母之視其母光祿公有弟蚤世字其嫠撫其孤光祿公善居室母始有則佐之以勤富有則佐之以儉所御僮僕千指無疾言遽色而奉行莫逆也嘗聞母之姻

戚鄉黨稱母也光祿公教子母禮子之師必隆光祿公好客母羞客之饌必豐光祿公好施母助施之費必廣女若子孫之女適他人者奉母訓人人以賢名也余謂仲幹信若所言昔金母所欲捨五愿今金母有一於是乎漢武英主不能如金母戒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去仙道彌遠李孺人柔善之德不學而能長生度世要道不煩以壽有富以壽有賢子孫固常道耳何異之有仲幹蹶然而起曰金母事不經見漢司馬長卿大人賦有之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皜然白首戴勝而穴處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蓋微諷漢武之意子之論壽也不以山海經穆天子傳諸稗官小說方士迂怪浮誇之談而本之去五愿甚哉子之文似相如也世知有金母則以長卿賦在焉歷千歲而若新今金母得子文而名不朽壽何以加焉會母懸悅之且因籍其說授其子孫誦之以侑觴

鄭母壽序

叔弟游白下從汪仲嘉遊鄭于榮者仲嘉之孚也因與締交悉其賢已悉其賢蓋得之母氏云鄭居巖鎮吳居溪南兩家門望甲於郡中母之父吳自謙公長者相攸而得于榮父次公次公世受賈廣陵業稍中衰母以其

奩具為資斧乃西賈江陵居積致富矣母當室為次公奉母侍疾治葬及一切公私應酬纖悉畢備無何次公卒于榮與其兄仲博在髻鬣中母忍死以撫二孤性故約素自是益省嗇服食如田家婦而二子受學能文游太學所師友兩都名公卿四方名士日衆已謂仲博廣陵世業不可廢也於是仲博復以鹽筴居廣陵已謂于榮有事弟子服其勞若獨勞伯氏乎於是于榮代仲博經營而仲博居子舍事母不復出兩人為兒時業以友愛聞迄於白首無間母則勅兩子吾聞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而父以廉得五若之何為貪兩子奉其言以廉名

諸賈人間而富亦五倍其父母則勅兩子吾聞蘊利生孽積而能散所以長守富也勅兩子首事修宗祠宗人燬室者為室居之不葬者予之地助之費而窆之不給朝夕者為義田贍之夫婦治田暴烈日中者為亭以休之或胙其篋以去為弗聞也者而置之號寒啼饑有所知必為之衣食之通國之人非母之子而以子事母其人殆千百計而母以今年春秋八十鄉黨鄰里旄倪婦女既從兩子後獻履稱觥爭門而入而兩都名公卿四方名士陳說天人援據經史為頌禱言者爛然雲錦鏘然金石矣仲嘉顧語叔弟君家伯氏以能言稱近在

武林何可無一言之贈夫仲嘉青鏤彩毫為母有餘地而何借資於不佞第所誦說母行事以介眉壽固必至之符耳其始也行之不倦取之不濫其中也居之不驕用之不汰其既也施之不吝守之不變神清而王氣定而凝不犯造物之所忌不府眾庶之所怨所謂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者耶所謂我獨異於人而求食於母者耶所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者耶是道也老子用之老子之壽夫人而知之也余獨異老子母孕子八十一歲而後生子鄭母方八十不滿李母孕子之年而合於老子道若此又何侈言

八十耶叔弟以告仲嘉仲嘉曰伯氏信能言兩鄭君以老子母為母鄭母以老子為子胥拜伯氏之祝雖然此其事久遠第以耳食吾請言其近而有徵者母之王姑汪孺人百有三歲其所逮事也人人言母德蓋儀刑於王姑即王姑為母壽足矣

又

往余承乏領越憲事則叔氏以鄭母壽言請既十年而母九十矣其伯子仲博且七十仲子于榮且六十而余解陝右丞組歸年在鄭氏兄弟間頗類蔡義貌似老嫗偃僂常兩吏夾持乃能行而鄭母尚健若壯婦類虞之

洪
定夫人王之邠夫人韋之宣文君殆有過之豈不異哉
蓋嘗誦易而知鄭母之壽有以也乾至於老必亢故用
九不可爲首坤則不然故用六永貞以大終坤之爲德
柔而動也剛非剛則何以貞非貞則何以應地無疆不
能從事何取舍美不能代終何取無成哉余嘗稱鄭母
之德曰不倦不濫不驕不汰不吝不變人情莫不好安
佚則倦生莫不好利益則濫生莫不好尊倨則驕生莫
不好受享則汰生莫不好積聚則吝生莫不好弛縱則
變生此六蔽者皆陰柔之過氣拘物引無能勝之求以
永貞必無幾矣鄭母由女而婦由婦而母而太母所經

涉豐約異時順逆異境欣戚異情強弱異力至不齊也
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母行年九十視夫爲女爲婦之
日其德不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序卦有之坤爲地爲
母又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以
母之多富多壽多子孫若曰母者人所養也非養人者
也母者人所役也非役人者也然而母自八十以後所
布德施惠日益衆役已以養一國賴之其斯以爲積善
其斯以爲厚德載物其斯以爲含化光大非天下之至
貞孰能與於斯安貞之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宜矣不
然者婦人之仁衆人之母受之易盈而出之易窮何以

恒久不息必得其壽也虞母養堂公卿就拜韋母講堂諸生受業邨夫人論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乎神明那可便與人隔此其名理不在晉諸公下而不得與虞韋並列史傳余不知易刺取近似語擬議鄭母未知足聽采否何日從兩子後升堂拜母若王令明所聞於邨夫人者庶幾竊土苴餘緒以延餘年也

百歲潘母壽序

子列子述楊朱之言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其所稱林類榮啓期之屬皆貧士帶索拾穗鼓琴行歌而能百年楊朱則以久生爲苦百年猶厭其多執

是說也求之男子鮮知其解而婦嫗中乃時有之若潘氏方母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母爲太學君傑配其子五人其孫十六人其曾孫三十六人其玄孫若干人爲儒爲宦爲農爲賈莫不有聞焉女子子以至曾玄又若干人其歸他人而有子孫男女又若干人爲儒爲宦爲農爲賈莫不有聞焉今百年矣問母何方所循曰其爲人也好善而能容簪珥布帛可以周人一無所愛鰥寡孤獨施仁必先歲時問遺戚黨豐約疏數無失禮其子孫婦若近屬冠者婚者舉子女者必有賜其能勤儉孝敬者慰藉而加惠焉子嬖孽之子等於已蓋旣老而

三十四
陶
髮既耄而目無見子孫啓居領之而已其聰也細語必
聞其坐也鎮日通夕或浹辰不寐异哉母也是知天道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者與是
持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者與是執左契而
不責於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者與彼其心
如淵泉形如處女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不覺身之所
倚足之所履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而又何病焉母有從
孫景升者言母頃多爲嬰兒態不佞喟然而嘆此含德
之厚比於赤子百姓注其耳目而聖人皆孩之也其登
百年固宜楊朱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天下與我

畢世故不可離厭天下遂以百歲桎梏硜硜然小人哉
榮啓期林類之屬忘其貧母忘其富專氣致柔能無嬰
兒乎或曰母父黨有吳姬者百年陳姬亞之司徒公九
十有四黃髮兒齒世類固多壽或曰新安斗分野婺女
所躔故女多壽母仙聖之種仙聖爲臣與之交食乎地
而交樂乎天猶之乎嬰兒也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
吉祥善事與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
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而其
父子盲圍宋之役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獨盲者免
於役圍解而疾復吉祥乃驗然則盲之爲母吉祥也大

矣景升以告宗老宗老曰吾儕習矣而不察而今乃知
母之百年有以也跪行致千秋之祝而以是說進於時
母何言亦若諸子孫啓居頷之而已

吳母戴孺人壽序

余友吳尊尼公勵兄弟六人皆有才美行誼而其子孫
亦幾二十人芝蘭玉樹秀實日新今年恒陰恒雨居者
行者以爲苦而公勵自廣陵過金陵別余還里問何以
觸熱跋涉水草淖濘中乃爾則其母戴孺人以五月十
一日春秋六十矣將歸而稱觴問孺人健否曰體力佳
勝少婦不如問孺人素履曰先君子存則從夫先君子

沒則從子日茹素奉佛諸孫繞膝承歡而已不知其他
余往歲聞尊尼家有火災夜且分獨孺人先覺而起屬
家衆亟避之無顧府男女數百千指賴以無恙先世之
藏悉爲煨燼而孺人慰藉諸子是長物何足介意竊謂
孺人識量福澤類大丈夫必有瑰琦殊於稠衆而何其
無非無儀若是也蓋嘗讀易而知女德其說莫辨于坤
彖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何也西南坤本鄉與離兌巽三
女同居出而從乾震坎三男同居非得吉喪凶也故曰
東南喪朋乃終有慶得乾爲主陰從陽也初六履霜堅
冰至何也坤初六卽姤也履霜之戒卽女壯之戒也六

二之動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何也六爻不言地獨二言地坤主爻也陽大而陰小陽動而陰靜二之大與動皆主從陽也六五黃裳元吉何也周官內司服掌后六服四曰鞠衣其色黃詩綠衣黃裳綠喻妾黃喻夫人坤六五黃裳以配乾九五坤純陰嫌于言君又不可以臣當之而取象于后又嫌于敵乾故象下裳示坤之當下于乾也帝后猶然而臣庶家可知已六三之含章六四之括囊上六之窮戰野猶是也用六利永貞以大終何也彖言柔順利貞安貞之吉矣安而不永何利之有乾之弘以坤含之則其美蓄藏而積盛乾之大以

坤成之則其用虛明而化光故曰含弘光大陰小于陽其能大終以從乾也孺人之從夫坤德有如此者說卦先言天地設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後言雷動風散雨潤日暵艮止兌說乾君坤藏何也乾坤初爻相易爲震巽中爻相易爲坎離終爻相易爲艮兌六子生物之序其致用主于乾而動歸于坤而藏五行唯土善藏散而施之百昌皆遂斂而入之一物無有也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致役乎坤何也致養而善藏若爲人役然孺人之從子坤德有如此者應地無疆胡不眉壽以占于易非其必至之符哉或曰黃中中通

所觀自性則體亦居于正位正位者乾坤未成列八卦未定位而真君自在焉獨于坤五言者坤歸藏也正位居體如龍蛇之蟄而五尤冲氣精神爲全中正爲至黃中通理以徹其原聖人是以上達正位居體以止其所聖人是以未始出吾宗此以佛明易者也釋典亦言西南類行東北終慶爲使臣從君女歸男乾始于子左行而終于戌坤始于未右行而終于酉男貴左女貴右此以易解佛者也孺人久事佛意者從西方有悟乎然非余所敢知第論易理之大致耳公勵家世治易將無以余皮傳漂說爲孺人誦之差可供一粲乎

鄭孺人壽序

太學方生如麟年少而溫文從余遊善必稱親一日偕其從兄之孟而來請曰小子有母鄭孺人春王正月穀日春秋六十矣碌碌逢掖中不能捧毛義之檄貽潁叔之羹傲君恩以爲母光寵席先人資差足於養先生不以麟無似而辱收之幸賜一言爲壽問孺人所出之孟曰叅知公猶子之女女紅女誠少成若天性問孺人所偶則方世叔公儒雅有質行賈豫章故相張明成禮之爲上客其姑鮑司徒公女御家人嗃嗃孺人事之無違獨得其歡是爲孝婦世叔交道廣赴義若渴供給施予

祝穀日
生引記
大有相據

無倦是為令妻當其盛年為夫置媵孺人舉麟間一歲
媵舉駢所以字之如一世叔沒而衣綦縞食蔬菽教其
子受學不牽姑息之愛不溺燕朋之習二子率循咸有
儁聲先世什一之業在邦溝者督家幹與諸傭早作晏
罷會計明審業乃滋豐自親及疎自邇及遠依之飽暖
者三世是為賢母孟竊聞之天帝之女名曰女夷鼓歌
以司天和以長百穀母以穀日生殆天之所鍾美與余
按正月八日為穀事不見經然周禮月令是月也天子
以元日祈穀上帝擇元辰親載耒耜措之于叅保御之
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畷舍東郊相土

地所宜五穀所殖夏小正農禘厥耒初歲祭先農率均
田及雪澤王政務農重穀如此天官家省雲物稽災祥
為其環城千里內占盡正月豈所擇之元辰或偶在八
日而後人沿為故事耶夫五穀之外或益為六為九為
百而嘉美莫尚于詩有駉之詩曰君子有穀貽孫子小
宛之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穀之為言善也天保之
詩曰俾爾戩穀穀之為言福祿也人行善而天以福祿
畀之取義于穀者何民以食為天食以穀為主一不升
則歉二不升則饑三不升則饑四不升則荒五不升則
大侵民何以生秦醫蘇不云乎物莫伏于蠱莫嘉于穀

穀興蠱伏而生道章明淳如意亦言安穀者過期不安
穀者不及期甚哉人之繫命穀也故稱善稱福祿者歸
焉如生所言孺人貽子有穀矣子之于母似穀矣神明
長王體力佳勝子孫盡志物之養安居甘食而三黨四
隣歡樂歌詠之荷天福祿不既多乎詩又有之穀旦于
差訓詁以爲善明且誠善明卽無日不可言穀孺人穀
若是以其人之穀名其生之日則可以其人之生謂穀
日之靈實憑依之非余所知也生又言孺人頗修佛事
而釋家所謂南無華嚴衆意甘露苦王觀世音菩薩者
亦以是日示現將無宿因善緣有相符耶蓋儒生所不
談第以人行善宜承天福祿祝孺人壽其理正矣其道
大矣其名芳矣其傳遠矣方生唯唯

長王體力佳勝子孫盡志物之美樂居於中而三黨四
隣歡樂歌詠之荷天福祿不備於中詩文有之故也子
差訓詁以爲善明且誠善明即得乎善明善明即得
善是以其人之名也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二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唐顏節壽壽序

節壽顏太宜人者巴陵人今濟寧唐州守母也其父爲
教授公其舅爲明府公其偶爲茂才公茂才公以文學
高等食廩餼而明府沒哭父過毀遂不起是時母年二
十有九耳守猶未離襁褓母七日不食哭夫痛以頭搶
地血淋漓口鼻間所親寬譬之若夫死而猶有生氣者
在若子以身殉子將疇依是若真死若夫也寤而起會
茂才之弟與其婦若子女相尋卒有庶姑與母不相中

欲奪其志母復深念吾鄉者以孺子有叔父可託唐氏之宗祏叔郎可嗣而今已矣未亡人何復敢死則以其母弟茂才爲守師族豪有利其產者里豪有課其無田之賦者侵蝕百方皆隱忍受之哀端所觸哭聲徹戶外行者不忍過其廬服綦縞勤織紝足不踰閩姻戚鄉黨或至今不識其面事庶姑無失禮庶姑亦相卹也而督課守嚴守奉教唯謹弱冠登鄉書母年六十餘矣於是郡邑長吏博士弟子與四境父老以母節宜旌上諸臺使諸臺使覆教再三人無異詞以聞於上下宗伯旌曰故廩生唐某妻顏氏貞節之門守念母鬻子之閔而傷

其父不逮一日養則謁選人有今除三年以治行高第得封母太宜人于是諸楚人與守善者嘉守將母之孝而屬不佞言爲母稱壽不佞覽觀楚故實所載女仙如魏瞿兩夫人緱何兩仙姑萼綠華魯妙典之屬皆人外遐舉於人間節壽事無當其爲人婦而以節稱如文夫人平伯羸白貞姬之屬不聞其有子與否其爲人母而以賢稱如孫叔敖子發孟宗之母善于教子又不聞其節與壽何如文夫人平伯羸從夫謚不聞更爲旌貞姬號出吳王吳固楚讐非姬所樂受也孟宗爲令遺母鮓母却之此養口體者耳子發母責其子朝夕芻豢黍梁

不念士分食菽粒叔敖爲令尹以忠著聲而陰德之報其母未知見否蓋壽不必節節不必壽天道人事固難兩全也唐母爲夫立孤爲子成名通國之人賢之

天子表宅里焉又及見守仕爲大夫爲賢州守薦章交滿公車祿養善養靡所不具令甲巳封者卽節不得旌母旌于前而封于後所承藉國恩殊異凡人所願冀百無一者萃于其身爲吾楚故實補其缺略豈不盛哉天之所祐人力不至于此母得天厚其登年若諸女仙非不佞所敢知知其必眉壽無有害矣夫壽者身節者名身壽猶可量也名壽億萬斯年莫窮其算祝宜人壽而先之以節是爲善頌善禱非張楚之私言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之時義大矣哉

熊節婦壽序

今邑譚望族則王氏無偶矣其人以孝友忠謹政事文學賁相望於朝野間而所稱節婦獨熊孺人云孺人考爲太僕賓賜公夫子爲茂才王小塘公茂才父爲方伯泉北公伯兄爲光祿虹塘公是族之選也孺人歸茂才踰年而有子封無何茂才卒孺人年二十有四耳不勝痛欲自縊者數矣而封呱呱泣也孺人撫棺而哭妾不難以歿殉君如是君之遺體何封九歲而天孺人復不

勝痛垂歿而是時光祿公昆弟無多支子可爲茂才後
方伯公又創夫爲人後者之長競也割五子產殺其三
以昇孺人共茂才祀事孺人奉主而哭妾不難以歿殉
君如君之鬼餒何他日之事妾所不敢知沒身而已況
君之父母命之乎于是舉方伯公所貽以授諸臧獲而
身督課之曰未亡人旦夕不敢忘先君子凡以代先君
子爲政也其事方伯公與姑郝宜人方宜人旦暮遣保
母問啓居狀有甘毳必以獻無私曰未亡人旦夕不敢
忘先君子凡以代先君子爲子也其事光祿公昆弟諸
娣姒姑姑與太僕公夫婦太僕公之子若婦若女兄弟

歲時問遺無缺里鰥寡孤獨無告者因諸保姆以請量
豐約贍之曰未亡人旦夕不敢忘先君子凡以代先君
子爲兄弟朋友鄉黨鄰里也方伯公始卜兆未穿中而
孺人葬茂才曰必祔方伯將令王氏子孫以方伯公故
而分簞食豆羹之享於先君子也坎其右而石封之曰
歿則同穴所以志也蓋四十年孺人居強半在茂才墓
次而因是以繕治其祠舍庖湏封培其松楸梧檟闔以
內闔以外不言而事畢舉也鄉三老博士弟子縉紳大
夫按令甲婦守節三十以前至五十者當旌其門孺人
應旌格相與采行事上有司諸部使者若郡邑長吏時

時下檄褒勞孺人而孺人逡巡不欲任未亡人柰何以
先君子之不幸爲名高無歿所矣敢辭今年十有一月
十有三日孺人春秋初度六十鄉三老博士弟子縉紳
大夫因孺人之猶子諸生某等觴孺人而孺人益逡巡
不欲任未亡人不卽歿先君子覩面目至今有餘戮矣
敢辭諸父老不能難以問某某於孺人爲子婿行則屬
室人而告孺人曰叔父陳歿人矣而隱然若王氏小宗
則孺人以也是非孺人之身而叔父之身也藉第令無
叔父而有封無封而有爲之後孺人節自節耳存亡於
叔父何有孺人一日存卽叔父一日無亡四十年如一

日是非孺人之壽而叔父之壽也孺人幸爲叔父舉此
觴孺人起屬諸猶子內客曰敬謝諸父老之教未亡人
不卽先朝露敢不恃粥而行以共先君子祀事

節壽余母序

節壽余母者黟東社和里汪時傑女也年十九嫁爲祁
門余大涯婦八年而大涯卒卒之十有六日生子天保
是時母年二十有六耳誓不踐二庭日抱哺其子而泣
曰使歿者不歿使生者不負歿者在此子矣大涯故賈
人母不欲失業天保長脫簪珥令從諸宗人賈已爲之
娶婦汪卽其母族也舉孫曰廷春廷某天保行年五十

有二卒已廷某又卒而廷春儼市中室居息其父業倍
饒復有子應都應憲長者就外傳受書則過不佞言將
委政於其諸父昆弟而歸爲母壽問母年若干曰八十
有四矣不佞曰美哉壽乎爲婦二十餘年爲母五十餘
年爲王母曾王母三十餘年人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廷
春曰自王父沒而余氏斬焉不祀賴天之靈王母幸有
先府君以至於孤又有二稚子夫六七十年而余氏之
先不爲餒鬼者皆王母賜也夫六七十年而三世履絲
曳縞乘堅刺肥鳴鐘食鼎者皆王母賜也未三十而哭
其夫踰七十而哭其子又哭其孫而造家之勞不與焉

是王母以八十年之憂博吾三世之安也且夫王父賈
焉而歿先府君賈焉而歿余弟賈焉而歿賈十九而里
居十一倚門倚閭歲無虛月月無虛日獨諸父相依朝
夕耳而余母復不幸稱嫠是王母虛有八十年之日而
實不能甘一日之養也世不少殉夫者自經於溝瀆而
莫之知其先世與子孫何賴焉世不少有子有孫者從
夫從子無成而代有終而吾王母爲人婦更爲人母爲
人母更爲人父爲人父更爲人曾王父王母者非衆人
之母蓋衆父也王母有歿之心無生之樂而後子孫
相生相長於今未艾歿者復生生者何愧焉故生無益

於人不如歿之速朽也生而遭多難不若一朝歿而無所事事也此兩者難易較然太史公幸美王母壽小子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一則以悲矣不佞謂廷春言良然雖然王母自少迨老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其爲節甚著且合令甲迺不聞有表宅里者何廷春愀然曰有司不先教化惟刑名錢穀之是務諸凡以節孝舉者胥史黨正之屬非與錢通不可而家世賈無鬻序之士爲之請於博士有司今得侍先生函丈賜一言侑觴寵靈光大卽旌門何以尚之因次其語爲節壽余母序

節孝林母壽序

林孝廉憲父莆中人也其尊人應朝公始家真州真州人誦憲父文行甚著則又亟稱憲父之母實善教子母陳亦莆中人父曰登仕公二十而歸應朝公四年而生憲父可三年而應朝公逝矣母年方二十有七耳哀不聊生而深自念上有尊章夫君所屬我爲之子下有藐孤夫君所屬我爲之父吾何敢死姑病臥蓐五年轉側須人母左右扶掖之卽溲便爲之保持爲之消除不委侍兒藥物饋粥非手所治口所嘗不以進姑甚憐愛之舅性嚴而卞母奉之甚謹一日偕孝廉食聞舅有命吐哺起而對內外宗長老知其賢歲時造門必白舅姑以

母出見而拜手謝之此女師也天所以祚林也孝廉長
出就外傳歸則坐之機杼之側使貫習焉既屬文爲博
士弟子所友必益友所師必名師問其評騭高下而勸
戒之其或燕朋爲長夜飲正色譙讓孝廉益自束修矣
雖登賢書未嘗滿假也應朝公沒且四十年飭蠱持危
產用滋殖母拮据良苦未嘗倦勤也所當施屬孝廉分
惠未嘗吝也三黨四鄰鄉三老校官諸生以母事聞臺
使者下檄旌門曰節孝賜粟帛且以上宗伯而母春秋
及七十諸與孝廉稔者將致祝焉委余行詞夫節以夫
名也夫孝以夫之父母名也其于夫之子猶未悉也余

竊取義于易母有三德焉其一曰恒六五之繇曰恒其
德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林母蚤寡無
強宗懿親爲援而奉老哺稚理勞難修媻睦從夫從子
豐約無二致壯老無二容此一德也其二曰家人象曰
利女貞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說者曰父義母
慈母何以稱嚴母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
之過亂內外之別慢帷簿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
母嚴而後內外齊肅子不敢狃顧復之愛而有佚志林
母成其子而因成其子之父此一德也其三曰晉晉如
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晉下體坤坤爲母明出

地下德成而光照于外王母者母之尊者也林母以中正柔和之德處遘閔受侮之日憂患何所不至而後身進於眉壽子孫多材慧富文采以其親名顯于邦國此一德也修此三者賢哉母也世不常有矣然易三卦皆本于貞一言蔽之又何費詞爲孝廉曰善入告于母母垂涕泣而道之曰恒之吉婦人也以夫子凶未亡人何忍凶而父而自爲吉孺子敬謝客之辱客聞而同辭贊之母執義甚高然在憲父善則稱親不可但已爲致玄纁羔鴈之饗而退

熊貞婦壽序

歲辛丑直指使者按楚廉得部內孝子貞婦若干人以聞下大宗伯議如故事表宅里報可而吾邑熊貞婦與焉明年貞婦春秋七十矣通國諸君子謀曰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熊貞婦者非常人也以匹婦之微勤人主嘉勞之旌其門若閭天又貺之以年是非常事也其何以爲貞婦壽於以焜耀吾邑之望而授簡舊史氏舊史氏聞之春秋有紀叔姬云紀失其國而遷於鄆叔姬歸魯紀侯沒而叔姬歸鄆以奉紀祀內女非嫁與出而書歸書歸非國而邑者叔姬一人而已胡文定傳春秋以爲叔姬蓋伯姬之媵耳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

故始以媵歸紀則書旣以不倍紀歸鄫則書至於卒葬
不一書而足孔子修經存而不削其重婦節如此古者
祝壽之詞第以魯事論頌曰眉壽無有害則祝其君曰
令妻壽母則祝其君之母而未聞有專爲人婦壽者然
余度是時魯知叔姬之足以重魯也紀知叔姬之足以
重紀也寧渠不爲叔姬壽不然何史之不一書足也重
之故書之愛之必祝之今者熊貞婦之爲吾邑重奚帝
伯姬貞婦固當壽抑考紀侯去國九年而叔姬歸鄫十
七年而卒不聞其能反紀故物使先人世世食諸侯之
祭也貞婦十七而爲熊氏婦二十而失夫又三年而失

子子其夫之兄之子蓋五十年而夫之血食日薦德馨
焉貞婦之有功於熊也非叔姬比也貞婦固當壽諸君
子曰是則然矣何以爲辭舊史氏曰
天子所以旌貞婦門者揭日月而行中天又何辭之爲
諸君子曰是則然矣吾曹何敢以

天子之命而私行觴舊史氏曰貞婦之於其夫也爲令
妻於其子也爲壽母請以魯頌四言爲辭諸君子曰無
乃太簡乎舊史氏嘗與修永昭二陵實錄歲終則書天
下之爲貞婦者藏之金匱石室他日國史采而載之列
女傳貞婦名在其中矣自魯隱公以來年千世百而猶

知有叔姬壽莫加焉吾邑千百年協氣間出而有貞婦
天子表章之史書於策千百世與叔姬並傳吾以爲鄉
人百觴之祝不若史臣一字之褒也夫春秋之書叔姬
其辭亦何費之有諸君子曰行斯須之敬則祝垂不朽
之名則史今日之事兼修而用之可矣

董節婦壽序

不佞之叔弟蓋受室吳氏云吳家邑西北斗絕萬山中
其人稚少文而衰然者爲茂才天授茂才父宗學弱冠
從外傳受書能強記生茂才八月卒於時母董孺人年
二十有一耳慟欲絕已自念曰吾以歿從歿者則誰與

生生者以吾歿而歿生者則重歿歿者吾其以心許歿
者而以身撫生者吾身終歿者之身也日夜襁而抱哺
茂才淚集於乳而俱飲之娣姒姑妯見者人人爲流涕
而茂才稍長出笥中書授之是而父手澤也孺子必成
誦吾試聽之茂才長跼謝謹受教孺人乃始問家人產
首不重珥衣不曳地辨色而起諸臧獲以次受署至莫
告成家具繇此日羨茂才得專精於學而居恒自傷生
不識父何狀母也而更父我所以將母萬方必得其歡
今年臘之九日孺人年六十矣內外宗介紹叔弟而徵
不佞辭爲壽其所以徵詞第以孺人之爲母六十年如

此其享也不知孺人之爲媿四十年若彼其卹也往不
佞視學秦中日檄所司謹察婦女貞烈者以名聞顧事
不盡實而得聞於上必其有強近之親或名都大邑衆
所耳而目之者也未有得之深山窮谷者也孺人居深
山窮谷非聞家華胄素講於女史姆訓忍萬歿以殉一
坏之土而存六尺之孤豈以聲音笑貌僞爲要譽於鄉
黨鄰里哉國家明章婦順如孺人者例得旌門加綽楔
焉而孺人名不出梱閭向微茂才爲子叔弟爲館甥卽
行年六十猶之匹夫之爲諒也雉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也士巖居川觀與木石麋鹿伍君子猶采其行事目之

姜節孝壽序

逸民傳之高士女有士行其難倍蓰男子獨奈何以微
迹見遺不佞爲書其槩令采風載筆者有取徵焉孺人
之壽在名不在年自今伊始不佞莫能窮其算矣

劉中壘列女傳先貞順而後節義貞順者不辱其身而
不必以身殉節義者往往以身殉而或能以身全自三
代迄漢人三十有奇大氏國君妃卿大夫妻若媵與女
而里巷縞綦十財一二何以故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
彼食租衣稅所求必獲安知人間有窮苦狀卒然舍茹
辛楚損挹隱約沒齒無貳不可幾矣則瘠土民義沃土

民淫之說也田家婦生無一日歡一旦復奪所天走死地如驚計無復之耳不頃時而名成然何益人毛髮事有孱焉巾幗承宗祊持門戶扶微興壞保世滋大豈細故哉則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之說也中壘得其指矣臨潼有姜節孝者父故孝廉而歸王文學節齋君王家訾若長安丹君房而早失父節孝佐以勤儉漸有所起事文學宴私不介於容資之出與四方豪賢長者談藝問業名聲部發無何病念母老世父世母亦老子女幼從弟亦幼以屬節孝節孝鯁涕莫能對其卒也哭而毀水漿不入口分必死於時世母瞽矣世父相以來憑

靈牀而與其姑長號天乎死壤子之未已而復死新婦耶吾三老人何以終諸孤何以長是夷王氏也節孝熟思之泣而拜命曰未亡人何敢死死者而不爲生生者生同室死同穴死復生生不愧死有如此盟盡楮其常所服御飛蓬首而深墨面事姑與夫之世父世母養生備志物而送死備情文爲鞠子女與世父之子女教督劑寬嚴而婚嫁適豐約今其子毓文兄弟儒雅有醞籍所交游盡名公卿雋偉之士而世父子亦有樹也負郭畝鍾之田三時課耕粟入萬鍾旁畝益斥諸傭保以鹽筴賈淮揚間秦楚千里而遠部署策畫內外肅給夫王

氏無公卿大夫之位而素封不啻千戶侯節孝以孝廉女來爲富家婦饒裕無所患苦曾不以久處樂有流心布蔬操作斯已難矣卽臧獲受職坐而食之不言有無多寡其孰詰問焉而綜理米鹽細密有益無損卽有子能食之不能教不失爲衆人母而二子讀父書與文學齊名僂指而程節孝功於夫則代之爲子代之爲父代之爲從父代之爲保家主於家則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循族世之所鬻諸業並興而或過之於母黨則似其母從一而終爲門楣光於女家則女適張良玉少寡兩髦爲特無母也天只之憾於鄉則博士

弟子郡邑長吏監司部使者太宗伯交上其事下詔旌門無論王氏得未曾有三輔五陵其爲人也多矣茂實英聲胤祚無疆如是者幾何無論近代質以列女傳所紀貞順節義殆兼數十人之長善乎名節孝者爲以孝成節也節一端而已孝爲百行之本其道至大儼然匹婦身繫三世之重功兼作述名高今古詩云錫類不匱禮云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不可一節稱矣今年節孝春秋六十諸善毓文兄弟者授簡舊史氏具侑觴之辭因爲發明中壘傳指而歸美乎以孝成節如詩禮所云壽之至也又何加焉

張母秦孺人壽序

張介夫者儀部德夫從弟也以才美名淮陰余私心鄉往之一日使使來贄其詩而復以詩贈余咸有思理則又請余爲其因母秦孺人壽蓋孺人稱未亡人時年未三十介夫財九齡有弟尚未離乳孺人念欲殉地下而二子呱呱泣也未葬則日憑棺已葬則日奉主而踊且號妾不以匹婦之諒報君子者惟是藐然二孤之故君子其式靈之以字二孤無匱宗之祀吾母鬻子之閔也是梁寡高不忍幼弱之重孤也子長而就外傳瞻察防禁非聖之書非禮之色不使接於目里巷之語天治之

音不使入於耳少年之戲燕僻之朋不使入於室吾母教子之正也是申國之嚴有法也事舅姑大小必請有命應唯敬退飲食必以甘旨衣服必順寒燠夙夜劬心病不告勞常懼有迂錯以失二人歡貽地下人憂吾母之孝也是曹大姑之所爲女誠也男受耕女受織任以事而考其成明而作晦而休無日以怠吾母之治家也是公父文伯之母所爲子戒也二孤長而知交多太父行賢豪長者昵就之雞黍不時具脫其簪珥付質庫治共張曰苟吾子得賢師良朋以成名吾何惜此吾母之玉子於成也是陶士行之母之剪髮延賓也明年春王

正月母春秋七十不令兄弟無可顯其親唯使君一言
比於千金之壽余作而歎爲書報介夫子所稱五母者
去之千百年而其人灼灼如在子之母兼有五子之母
之美則亦千百年人也子之母能使子無父而有父無
家而有家爲令妻爲孝婦爲賢母爲壽母豈惟人能蓋
亦有天佑焉子家淮陰淮陰有漂母能識韓王孫於資
身無策之時可當列女傳賢明而不聞其有子下邳嚴
延年母有子矣可當列女傳仁知而子以酷吏被刑與
無子同雖有壽與無壽同如子之母人有善卽天有報
豈易得哉按母稱嫠之年迄今稱老於禮應旌令聞長
世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何減昔五母儀部公旦莫入朝
其重圖之以爲子母壽余言不腆姑比於乘韋先耳

程母陳媪壽序

余友程時卿每爲余言其族父子揚之行事蓋長者也
子揚家藏鏹千萬年八十餘矣見時卿輒呼曰先生卽
病必扶杖起而相揖甚恭其謹厚類此而有子宗湘善
方脉醫藥術奇中宗湘之子良科席祖父之貲雅好儒
新安人儒不就輒之商賈而良科終不以其故改錯余
固已心異之而仲弟游新安與良科周旋習知其爲人
與時卿語合於時宗湘子揚沒久矣良科之奉其母陳

孺人以孝聞於三黨陳孺人者時卿視之蓋嫂云其父
爲石壑處士竹泉公豐於財而嗇於嗣憐愛女最甚顧
獨才宗湘而妻之所舉丈夫子三人伯則良科無何宗
湘病孺人衣不解帶蚤夜侍臥起凡六年如一日而宗
湘卒孺人欲以身殉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念三子少無
依乃強起進匕箸偶其介婦以事尊章如宗湘之爲子
也出篋中遺編以授三子讀而篝燈操機杼課之如宗
湘之爲父也居恒謂良科兒祖爲長史公季子之曾孫
三家代有聞人圭組蟬連獨季氏以貲豪而祖之不以
富有侈心也而父之不以富廢儒術也譬之良農不以

水旱輟耕孺子勉之哉假令商賈逐末雖積金若山而
母不願有矣良科之好儒至於今不勅實本孺人之訓
而孺人春秋且六十良科則語時卿吾聞太史氏之文
榮則華袞久則金石以吾母之從一不渝字育諸孤也
豈不偉然稱女士哉而令甲守志必三十以下者得旌
母氏僅踰數年遂坐例格以良科得辱於太史之仲弟
以兄得辱於太史其幸爲乞太史一言侑母觴卽表宅
之典不寵於此矣夫人情靡不苦難而樂便見小而忽
遠孺人五世治儒不效而卒不奪子儒良卿所用壽母
不於靡衣媮食連車騎盛賓客而在史氏之言是皆有

大過人者稍爲紀其事俾時卿緘而遺之程宗人無萬數儻有味余言而興乎

畢母余媪壽序

自詩錄其姜春秋書宋伯姬而節烈之婦著在竹素者較丈夫爲賢矣自慷慨捐生從容就義之說興程嬰公孫杵臼之事起而立孤較身殉爲尤賢矣以無夫見節以無父之子見功其節與功誠奇而其志則專一而可循乃若無夫而實有有夫而若無已爲子母而更爲子父欲爲子父而嫌於奪夫若存若亡若合若離從夫從子無一可者而卒能成其子以無愧其夫其操心危而

慮患深視夫以無夫見節以無父之子見功者蓋未可同日語也鄉人有余媪者其偶曰畢玉琳其子曰世暘世暘生甫亂而父弃家爲汗漫之遊莫知所之媪爲之持門戶授其子讀父書不就出其父橐中金爲行賈賈日饒爲娶婦有二子拮据黽勉鬻子造家三十年而媪春秋亦六十矣見夫之揮旒篋筥而不敢縣且藏也夫故在也枕不敢斂簟席不敢篋器不敢褻夫故在也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蒞蘭不敢私假私與舅姑雖沒夫故在也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而不敢助奠夫故在也摩挲其子抱哺其孫而不敢爲色喜夫不得共樂之

也坐重茵而不敢御食列鼎而不敢嘗夫不得共享之
也不佞少業詩詩本人情情之所鍾莫如夫婦聖人體
悉其情而潤色其詞悽惋篤至使人讀之不能竟以意
逆志以身處地而媪之辛楚可知已有草蟲阜螽之感
而無旣觀降心之期有自貽伊阻之懷而無曷云能來
之望有不日不月之戚而無牛羊下括之信有中谷之
叱離而嘅嘆條歎啜泣無所可施有夏日冬夜之悲而
百歲之後不必歸於其居入則銜恤出則靡至歌不可
泣不可其心固從一而終而跡故避之其迹固未亡人
而其心實幾夫萬分一離者之復合也昔晉公子出亡

而納狄季隗與約二十五年不來而嫁季隗誓就大以
待卒反其國唐賈直言貶嶺南妻董引繩束髮封以帛
非君手不解直言二十年還封帛宛然沐髮髮墮無餘
然而其遊有方其合有時以有夫見節而未聞其以有
子見功故按之詩徵之往事而處若有夫若無夫之間
險阻艱難不二其心更能爲夫立其子高其閨闔光其
宗祏若媪者蓋世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矣會媪初度世
賜介其姻孝廉譚君謁不佞言爲壽不佞謂世暘而父
之出也而母寧詎能一日忘乎其茹痛服勤幾何而不
爲溝瀆中人始願寧及此乎而欲壽而母是滋之哀也

世賜負墻而立曰子不謝生於父母物不謝生於天地
微太史公之言小人不敏亦安知吾母氏之功若此其
大也節若此其堅也立節與功若此其難也卽母氏不
欲聞請志之於家乘

王母李孺人壽序

蓋今春後二月不佞始識眉州王君云君家近郢與郢
司空曾以三氏有連司空初謝政不佞往相存也則君
就郢邸中張具候司空司空以不佞故難之君前揖曰
若傲福於司空太史幸臨況臣臣之願也敢不共命不
佞遂與司空過君飲達旦極驩而罷君美鬚甚鬢渥顏

而豐頤又伉爽善持論傾其座人初別駕眉州有聲久
之遷衛叅軍輒自免家居垂十載矣不佞恨識君晚而
無何胡虞城明府以君母李孺人懸悅之辰來告不佞
愕謂虞城王君尚有母耶曰孺人實生君使之年曰春
秋七十矣孺人自眉州外無它子眉州資適逢時地忍
之不患無中秩一旦如脫敝屣有邴曼容百石之義孺
人以爲善養不在祿也眉州好客戶外屨常滿有鄭當
時郊馬之風孺人率子婦旦莫治酒脯奉客驩亡厭也
眉州第舍圃沼選勝極態有袁廣漢山園之饒娥媯靡
曼盛鬢薰燧肉倦絲代舞停歌奏有徐君倩聲伎之奉

孺人顧而樂之不爲疲也孺人三十年爲母五十年爲
太母重茵列鼎黃髮兒齒恣意所欲以莫不臻假設眉
州拘牽徽纆不得謝事舉孺人之遺馳九折邛峽以貽
陟岵憂抑有所齟齬當途投劾而退雖賦閒居奉板輿
身不免見法以危其親是孺人有子無子也假設孺人
露薤風木有不可諱眉州雖祿食萬鍾曾不若蔬食飲
水逮其生存是眉州有母無母也孺人有眉州五十年
於茲出面反告固子職宜然眉州蚤貴而勇退長有孺
人斯天授非人力矣天因人人成天以此窮福極考寧
第如今日虞城復言孺人稱未亡人三十八年家饒而

今

有子不以節顯夫生寄也繇七十以至百年辟之一瞬
人貌榮名迺無旣耳是在吾子不佞嘗觀劉中壘傳列
女首母儀次賢明獨節義爲後孺人家饒而有子稱未
亡人三十八年無侈心無失德是中壘所首錄者表宅
之典缺而不講有司安所辭其過哉雖然蜀婦清守其
先丹穴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爲築臺旌之乃名所繇
傳則太史操其柄不者卽禮抗萬乘擅利數世民無得
稱焉不佞舊史氏已悉孺人足爲孺人不朽地於是虞
城籍其言授子棡稱孺人壽棡眉州倩也

謝孺人壽序

外舅王光祿公舉二丈夫子其仲爲太學述虹公蓋余室淑人弟甫十四歲而失父服除謝孺人來歸光祿公以清白遺子孫無何有也孺人佐之以勤儉少有矣公因母蚤世而光祿公命其副室李孺人子之李孺人故有女爲典客楊公婦亦公姊也而淑人與其伯兄塾江公則適石宜人出石宜人子公如其子而道尚嚴李孺人子公如其女而道尚慈孺人事兩姑不以嚴成疎不以慈成狎其事冢婦戴孺人與兩女妯甚睦太學公以是稱孝子弟弟不復問生業行有餘力則以文會友琢磨芥藻日異而月不同太學公以是稱茂才異等顧數

奇前後楚闈若京兆試凡八上不第意不無小望而忽遇疾卒卒之日年甫四十有六而尚未有子五月而後媵舉子又二月而孺人舉子孺人日抱二孤而泣公之几筵微是孤也未亡人何惜以身從歟今孤在卽君在未亡人何敢歿字二孤如一曰先姑之子先君子如是不敢倍也男職耕女職織作息以時勞逸工苦差次賞罰曰先君子如是不敢二也二孤旣齟就外傳擇師友之良者隆禮而延致之早莫督課不以姑息曰先君子父若祖教誨先君子如是不敢佚也余嘗舉女甫三升而孺人欲王氏重親遂爲子委禽女天則楊家姨之媵

有女復以余言定爲子婦。凡此皆以尋太學公生時兄弟之好也。十年而二孤立矣。里中學士大夫言昔光祿公疏論上所最幸相臣，謫官東海，天下名名御史。孺人父爲中州令，會伊庶人不法，與相抵牾，至被逮繫天下名強項令。孺人矢心以殉，歿者歷諸艱，以全生者凜凜大義，不忝王謝門風，是女而丈夫者哉。直指使者觀風，郅上邑博士弟子員，鄉三老以孺人事聞明府。林公爲旌其門，正值孺人初度之辰，戚黨椎牛醢酒，介二孤以賀，而孺人涕泣固辭，未亡人奈何乘先君子之不幸而徼之以爲名，傷哉二孤。生不識父作何狀，而未亡人不

早從地下，報先君子可弔也。而若之何其賀之。余時從賓客後，屬二孤白孺人。光祿公男女各二，今子獨墊江公，婿獨余在。孺人之姒與女姁俱先卒，又不若孺人有子。光祿公命世賢豪，財得二子，孺人孱焉嫠也，而能使太學公身後有子如光祿公，以此思難，難可知已。天錫光祿公祚胤，哀太學公之不祿，釐以孺人，植遺腹而振中葉，孺人遜不當賀，其執誼甚正。然以爲光祿公太學公賀，則何讓焉。孺人乃命二孤登客，九頓首而謝。今日之事，母氏以爲大戚，無所辱命。小子敬爲先大人先王父拜諸長者之賜。

程母黃孺人壽序

余考史傳外祖于外孫事相及而德相報者代不乏人獨外祖母不多見季康子于宋景曹使冉求以產馬薦諸夫人之宰彌甥雖尊貴而不聞生事禮若何魏舒外家甯氏起宅相者云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則所患不知人謝道韞遭孫恩之難外孫劉濤與焉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濤遂得全時年方數歲未知後日能有樹否道韞目見乎未也豈其年行懸隔不必身親遇之抑職由外祖而母以無非無儀無得名耶余友吳公勵猶子祚有名

家風而其外祖爲程孝廉孝廉之偶爲黃孺人余嘗觀汪民部作孺人頌蓋孺人未笄而失其父父無子家人利其貲爭爲後孺人序倫擇賢而後始定所以事母甚孝則女也而實男矣旣歸孝廉相之力學學不分於內顧而名成相之治家事不倦於代終而業成則婦也而實夫矣孝廉家子不及事父母沒身而孺人養志養口體使尊章忘亡至喪祭節文終遂焉則婦也而實子矣丈夫子三人愛而能勞農則農賈則賈儒則儒功不凌雜志不佚惰用不汰侈各因其材而竟其緒則母也而實父矣爲女相攸而得吳君無幾何女夫卒助其女以

從一立節祚既長，勛其母以義方垂訓，祚奉母之教，祚母象母之德，而兩未亡人，遂為兩家門楣光異哉。孺人知祚可以興吳也，而擁右之哀，祚父之不祿，幸有子也。而卯翼之，其識超於甯盛，其功倍於王謝。今年孺人春秋七十，祚從其母稱觴上壽，復徵文于余，以張大孺人令望，則季孫所不得生効于宋景曹也。辟稱比方可不謂全德全福哉。儀禮論小功服制曰：為外祖母，以尊加祖，是尊名母之所生，情重，故言為。乃若吳生之於孺人，猶祖猶母也，非直為母也。女子子之子曰外孫，以女出外適而生，乃若孺人之于吳氏，非外也，內也。所欲為孺人壽，宜無最於吳生母子矣。夫孱然一婦人身，能使黃氏無子而有子，能使程氏與吳氏無父而有父，蓋三家且藉之以立命，永世又何難於自壽。彼三家九京之魄，委目瞑而享有蒸嘗，不替必籲天，胙孺人以遐齡，難老天所陰騭，申錫無疆，又何但如今日。余聞孺人母娠時夢李靈飛，佩萱游於庭，而孺人生，其生也有自，其出也有為，壯而宜男，老而忘憂，訊之占夢，誠非虛妄。然而神道遠，人道邇，不若以三家子姓與其先靈為孺人壽，是倫理恩誼，施報感應，事之章明較著者也。

張母劉孺人壽序

陝以西縣名安定者二一隸鞏昌府一隸延安府余四任陝兩縣俱在部中而鞏昌安定獨饒其人多好義最著者爲張氏張氏先有材官有叅知有太宰有散官有州幕有典客典客先後散數千金濟邊所出粟稱是天子爲晉爵二等旌其門風示天下又以子貴封內史而其弟典客公以述亦與兄齊名子鑄爲諸生食廩從侍御史馮仲好講學稱高第弟子自張氏興而邑爲望國余少弟與內史同官相善鑄與其婚姻太學楊四岳皆從余遊以是稔聞家世不獨多賢男子蓋得之母儀婦順者非少而莫賢于劉孺人矣典客元配曹孺人劉

其繼也從典客于京師于維揚于雲中上谷止則慎其鑰庀器用行則具糒醪適寒暑于家大則供祭祀奉賓客小則御僮僕課耕織典客一無內顧比沒孺人爲政勤則夙興夜寐儉則惡衣菲食慎則足不踰閭言不聞聲而日訓誨子孫母侈母傲曰先人之禮法在未亡人何敢軼之所當施子若六戚之窮厄四封之貧窶母吝費曰先人之德澤在未亾人何敢闕之其識度操行超於恒情而合于大道者曹孺人有子鉞蚤失母孺人子之爲之受室于楊鉞視孺人猶曹也孺人已有子鑄視鉞猶鑄也鉞卒有子懋學孺人子懋學猶鉞也楊卒孺

人視懋學婦猶楊也世衰道微後婦後母之賢者鮮矣
天子則舜殷高宗諸侯卿士則尹吉甫陳玄其他不勝
僕指曾參王駿朱暉管寧諸君子終虛位儷所懲者衆
而所慮者深也抑有賢者閭纘薛包王祥王延之母始
虐而卒仁仁以子故非若孺人之自爲慈母也魏孟陽
氏女程穆姜子始逆而卒順順以母故非若孺人能使
其子孫自爲孝子也鄭休妻石存其小叔九年之中三
不舉子過于取名而忍于寡恩非若孺人之兩全也翟
方進胡廣母子俱得未聞立孤孫非若孺人之子與孫
託孤寄命也可不謂全德乎孺人春秋五十里人號之

節壽而楊太學來自安定謁余爲祝辭則以馮侍御及
茂才王光胤言實之余惟孺人爲後婦後母誠古今人
中不多見然所可能者人也所不可必者天也夫齊義
母舍其子而欲活前母之子雖幸俱免豈其義方無素
而不能保子不就吏訊期年不決也羊祜母專心養前
母子發豈賢不足而不能令祜必有後也天之所命人
將如何孺人笄幃孱弱而持門戶勝丈夫婺婦賴之無
夫而有夫孤兒賴之無父而有父已之子子兄子如子
前母之子父叔父如父子孫之婦如同產兄弟之姊妹
分秩然情藹然而鑄與懋學咸有佳兒繞膝分甘三世

如一張氏孝友之風光于宗祏表于鄉閭人情所願欲
吉祥善事亦靡不具孺人以人定勝天而天以純嘏報
孺人純德富有日新百年未艾今所取財得十半耳易
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
也晉之初六晉如摧如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
于其王母孺人世祿之家自抑如摧自斂如愁五十年
不改其素恒以一德莫尚于茲矣王母介福由鑄以下
昭受無疆不顯亦世說天莫辨乎易孺人天所鍾美也
長有天年請以恒晉之繇爲定保明徵焉

徐母張孺人壽序

張孺人者吳徐太學聚之之母也聚之王父爲保御公
父爲太學生登公保御公母弟爲少宰學士公公望與
余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史官雅相善而余出叅外藩
數躋不振公望位日通顯然無子以士登母弟爲子余
不久于朝未見保御公父子今年聚之游南雍以通家
見而奉少宗伯學士朱公民部郎盧公所爲孺人祝辭
若傳請曰少司寇李公中丞羅公皆少宰公門人推疇
昔之好將有以介母壽則惟先生爲之辭余讀兩公文
所述孺人事蓋吳有長者張盡修公是爲孺人父而士
登初受室王舉聚之無何王不祿士登父母簡可繼者

謀之少宰公。少宰公知張公息女賢，遂締昏。孺人甫辭，爲女卽爲母，而子聚之，不啻離裏屬毛。然者家故殷饒，自爲婦，推布操作，與女衡等。尺布斗粟，出入必請命。舅姑姑病，禱于神，以身代。姑卒，相士登敦大事，有庶姑事之如姑，更成其子。士登婚踰月，如京師，曾不繫戀。歸則病矣。孺人割臂和藥以進，神告士登若病不可爲，以若婦誠苦，爲寬數月而後卒。孺人泣血，將以身從。保御公歎曰：「吾老矣，孺子誰倚？不念若夫託孤意耶？」而孺人甫起，其教聚之不姑息。啓居語默，必歸于正。所交游遠絕非類，故爲諸生爲太學生，有聲而保御公卒。聚之方在

太學，有睥睨齟齬者，孺人迎少宰公鎮撫之。聚之痛父早世，又痛失王父，哀毀至絕。孺人乞靈關壯繆，徒步悲號，暴雨與涕淋漓，觀者如堵。頃噴曰：「賢哉母也！」而聚之勿藥有喜。此其生平大致。于後婦後母中曠世希有矣。兩公之言云爾。夫如是，孺人壽至掇也。吾以易徵之，恒，其德貞，婦人吉，從一而終也。孺人之從一也。代其夫爲子，代其夫爲父，代其舅爲家督，迨老不衰，可謂恒矣。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此其宜壽者一。家人利女貞，貞者正也，非嚴不正，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人恒言父義母慈，而母亦稱嚴，母不嚴，家之蠹也。孺人于

聚之愛而能勞無納於邪是以能孝能成親名九三嗃
嗃悔厲吉六四富家大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吉而大
大而終此其宜壽者一漸之進也女歸吉也其象爲小
子厲爲夫征不復爲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終莫之勝得
所願也孺人當夫征不復小子惕厲外寇乘間之時而
以順相保終莫之勝止而莫動不窮也可以往有功可
以正邦可以居賢德善俗此其宜壽者一聚之九頓首
而謝曰然以告諸公籍其語歸爲三祝

姚母文孺人壽序

世之慕文待詔先生者以畫與書而不知其行事若邵
寧庶人聘辭楊張兩執政錄用生平不與藩邸中貴人
交往守身清白旁絕姬侍琅琅大節出風塵表先生子
若孫曾孫以下數十人皆循用經術禮法不忝前哲而
婦女亦化之志行高秀若今孝廉姚孟長母是也母于
先生爲曾孫女其父則郡丞公少而授以三禮小學內
則習與智長切而不愧旣歸孝廉父太學公孝于兩姑
順于君子二十二而稱未亡人蓋孝廉王父爲武陟尹
曾王父爲沂州別駕而太學公不問生產產日落孝廉
十月失其父兩王母老且病其伯父苦踐更拉襁褓兒
與之共事東而詣吏所遭窮厄如此而孝廉復善病出

之百死一生中食而教之至有今日又奉其篤老之姑二十餘年姑婦相愛若離裏屬毛卒與太學同歸于土且并葬其庶姑兄公從姊婦兄公者卽拉孝廉襦襦中者也達大體而略小怨君子以爲難已爲孝廉卜居力田爲娶婦婦無祿蚤世爲之卵育其子女孝廉志意致修德行致厚知慮致明其爲文章按往舊造說博雅中倫四方人士響臻影附結布衣之交爲十日之飲者相屬母紡績資給使結勝己厚褥大被與氣類接有陶孟二母之風故事未三十而矢不踐二庭者年五十得旌母春秋五十有七矣鄉三老邑博士諸生且上聞母不

欲以太學公之故取名孝廉亦虞傷母心憚發之口於是善孝廉者屬余爲祝余晚識孝廉重其人比之吳得數從遊益歡孝廉所以顯其親者日升川至遠大未可量余竊指數母之生卽待詔先生考終命之年年且滿百先生以男子安常履順而惇固守終壽考無患母以女子備嘗艱難險阻振中葉之衰爲夫黨高閭閻爲父黨作門楣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劬勞倍于先生什伯千萬壽當軼先生而上之無俟著蔡矣諸友人曰古人之交以登龍拜母爲最重吾儕辱交于孟長情若同生謹以使君之言于拜母時誦之爲壽

楊母盛孺人壽序

盛孺人貴家女也其兄弟之婦莫非貴家女也其女兄弟莫非貴家婦也貴不期驕而孺人無驕三齡失母育于兄未幾失兄又失父生事之極順沒事之極哀也其歸楊司城公蓋繼也而爲之前者有子有女矣孺人子女倍之孺人子前孺人子猶其子也女前孺人女猶其女也其失司城公不徇以匹婦之諒而爲之造家其御諸子女不溺于姑息之愛而爲之義方司城公家益增于往而諸子爲諸生爲太學生斤斤禮法無廣陵靡麗之習諸女爲名門婦宜其室家蓋稱未亡人二十餘年

知足以理紛錯仁足以懷携貳莊足以遠強禦禮足以修嫺睦爲家嚴君爲鄉女宗行年五十矣廣陵薦紳大夫博士弟子鄉三老采輿誦按國典上其事于郡邑臺司將聞之宗伯櫛表其門而三黨密戚則以孺人覽揆初度之辰介其子稱壽觴而屬侑辭于不佞嘗觀易上經首乾坤以爲造化之始下經首咸以爲人道之始天地一大男女男女一小天地也咸取女吉彖曰止而說男下女孺人之爲女也孝而司城委禽焉剛下感而柔上應猶乾下濟坤上行則具咸之義矣卦序咸後受以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孺人

之爲婦也無一而非從夫不欲毀其夫之家不欲佚情
其夫之子女有夫如是無夫亦如是久而不變則具恒
之義矣今日之事其卦爲晉晉下體坤坤爲萬物之母
六三陰在二上猶母也子孫多材慧富文采如柯葉之
扶踈英蕤之榮灼而根柢膏澤居不可見之地非受之
孺人而誰乎則具晉之義矣而蔽之以一言曰貞咸言
利貞恒亦言利貞晉言貞吉貞者女道也坤道也曰安
貞之吉應地無疆曰含章可貞無成有終曰用六利永
貞永而有終而無疆壽至矣諸君子以貞表孺人非直
彰德卽所爲祝舍是奚以哉古祝辭多韻語易繇率有

韻請擇于是四卦誦之加爵

贈請吳子臬四佳篇之吟贈

大泌山房集卷之四十三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喻母壽序

蒲騷喻茂才朝玉工舉子業又善爲詩邛郫間負笈從學者如林高第弟子多仕進以功名顯而朝玉顧數訕于有司頃者東游吳越辭余西歸余謂時方隆暑何不小須朝玉起而拱立言曰母氏八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九十不佞裹縫掖糊其口於四方不能以公家三釜祿養亟走膝下舉一觴所爲停橈相過冀幸使君片言以代鯁噎之祝耳母蓋邑冠族黃氏女事朝玉尊人五十

年敬共無違有郤缺馬良家風所乳子女六人曾無菑
害悉成人內外男女孫曾孫四十許人孫亦茂才與朝
玉侔名云余語朝玉史載賢母不勝數或多富貴不必
有子孫有子孫不必有壽考富貴不足論人子之於親
得一日養雖三公不易曾子季路臯魚所爲願慕不得
也子有母九十蔬食飲水承歡有餘何必祿且子母賢
不以祿望子余竊聞大略矣織纒以給子受經如翟方
進母隱几壞不欲易非此何得古物如韓康伯母人患
無德義不患不富如李衡母士當自勉貧何足泣如吳
孟仁母貧乏不自存此好消息如崔玄暉母衣練素乘

竹兜子熊膽和丸賜諸子永夜習學如柳仲郢母患不
能屈不患不伸如二程母以善養不以祿養如尹焞母
而子欲以母之所不屑者事之耶子之母耳目聰明手
足矯健日噉飴一升安子之養衣短褐有狐貉之溫進
戎菽有稻粱之味庇蓬室若廣廈之蔭乘華路若文軒
之飾迥然不知榮辱在彼在我雖丈夫不逮而子見不
及此耶朝玉曰然惟母氏曙大義持特操不佞是以離
子舍不至將母來諭然而年之脩短天實爲之不佞何
敢取必于天余語之曰天雖難諶至于福善則有顯道
余知子之母積善御子孫子孫婦未嘗疾聲怒色推而

婚姻里黨下逮滅獲皆然當始生之日椎牛醜酒承筐
載贄而來祝者爛焉盈門天之聽視在民人所愛敬天
必胙之古記女仙若南嶽魏夫人若伯山甫甥若平原
客舍梁母若楊敬真若裴玄靜之屬皆有子而行事率
依于善遂以長生久視子之母善矣黃髮兒齒卽東方
朔所遇採桑老母瞳子有青光黃靈微年邁八十貌若
嬰孺昌容鍊形陽都女眉連耳細長湘潭媪策杖曳履
可日數百里李真多神氣莊肅風骨英偉湛嬰自童幼
逮衰老顏狀無改廣陵茶姥輕健有力曾何讓焉仙聖
之種豈人間歲月所可測量朝玉曰信如使君言母也
天只眉壽無疆不佞復何以家貧親老不爲祿仕嬰懷
其門人進而更端曰仙家者言儒生所不道昔崔篆母
通九經百家號義成夫人崔寔母博覽書傳自是崔氏
代有美才爲儒林宗韋逞母號宣文君喻先生之學得
之其母轉相授受喻先生雖在白屋師嚴道尊教行化
遠母之功與三家母等以此垂無窮施不朽壽亦何羨
於仙余曰此母儀女訓生人大道中庸易簡而日新富
有者也朝玉歸而誦之母必欣然加餐加爵矣

程母汪孺人壽序

程母汪孺人其父次公以長者稱其舅觀察以良吏稱

其夫孝廉以文苑稱其子從伸有聲黌序間二孫瑤環
瑜珥稱其家兒而孺人年七十矣從伸過余而請曰人
孰無母當其始生之日率子婦承筐篚具鼎烹盛歌舞
肴鞞鞠臚奉觴上壽數起而已母氏女士也於書無所
不窺凡世俗所爲禮無當其意者小子不敏欲得先生
文以佐讀庶慰母心余曰有是哉子舉母之生平而按
之古人書合者置辭焉曰母生而慧穎好讀書外王父
止之此男子事對曰夫書豈專爲男子設哉前言往行
鑒戒具備修身齊家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其責均
耳外王父不能難別置淨室陳書其中諸弟自塾歸屬

之口授數年而經史騷選無不成誦奉以周旋舉動容
止不失常節余曰善此曹惠班博學二崔母覽書傳通
九經百家言宣文君博周官徐淑動合禮儀言成規矩
也外王父素封遣女甚豐母歸蜚襪垂髻文縠華袿先
君不悅謂母若讀書知有漢文帝乎曰然集上書囊爲
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天子且然而況士庶母曰
恐君以簡陋爲嫌不可媠媠見誠如君言幸甚舍之一
如田家婦裝余曰善此孟光之去綺縞粉墨椎髻布衣
操作而前桓少君屏侍從服飾挽鹿車提甕行汲而馬
倫慕效之也歸未踰月先君聞王太史授徒雲間將往

受業難母不欲行母聞而辨裝勸駕奈何以帷廡之愛妨君大業余曰善此齊姜不以懷安敗名樂羊子妻引刀斷織夫還終業呂榮流涕進規尋師遠學也先君舉于鄉而艱于嗣母擇宜子者以進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後先進五姬分當夕之御而後有小子余曰善此趙姬下季隗宋鮑女宗士宜有貳也小子生二月無祿先君卽世母發胸擊心爵踊不內勺飲者七日且相從地下家人倉皇莫知計所出母徐起而謝諸娣妣親黨曰夫君不絕如綫者以此孤我死則何恃焉等死耳以孤全而歸之死未晚也女嫁從夫夫死從子兒

在如夫在焉歲饑斗米萬錢母飯脫粟而市肉啖乳兒者母令乳薄傷兒余曰善此敬姜不以夜哭穆伯而梁寡高行不忍幼弱之重孤也小子五歲卽令從塾師授書朝出暮歸不得與羣兒狎夜則令習復所誦不成誦不就寢家近市而囂燕朋相比母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士防邪僻而近中正鬻城中廬築館黃山之麓爲小子擇賢師友敬業樂羣無以溫清定省分念小子幸舉兩雛教之亦如是余曰善此孟母卜鄰三遷泰瑛教流三世杜泰姬韋弦七男孟仁母厚褥大被令兒與學人氣類接也子之母真能讀書者矣余聞桓公讀書于

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糟粕矣是說也荀卿廣之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煥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徐幹廣之曰鄙儒之博學也務于名物矜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

誦詩內豎傳令也故男子有博極羣書而或病其讀書不識字者子之母之讀書也自其爲女時而知識超人遠矣向後爲婦爲母七十年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告之示之靡之儻之鈇之重之好法而行篤志而體齊明而不竭寡立而不勝柔從而不流可以美七尺之軀可以成君子之學可以統大義之極日者年及于斲輪五官之用不衰而容貌加澤其汜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壽固所自有餘而何用祝爲從伸起而謝曰吾固知吾母之賢得之讀書也不圖其精微廣大若是歸爲母誦之母當解頰加一匕箸矣

程母楊孺人壽序

解易者曰咸恒男女少長相配蠱隨歸妹男女少長非其偶矣長女感少男爲蠱少女悅長男爲歸妹長男先少女爲隨少女適長男爲漸男下于女男爲主吉女下于男女爲主否易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參伍錯綜吉凶故無方所卦名歸妹六爻皆以妹言其彖曰天地大義人之終始也道兼三才寧無所以致吉者余觀憲使吳公京兆從事張公所爲程母楊孺人祝辭而知其善用歸妹之繇也上林程公有八子子凡四母適曰吳孺人而如孺人者三曰楊曰李曰咎吳子二李子三咎

子一楊孺人子二其處夫婦適庶後先母子之間可不謂難乎楊孺人事上林公以順公好客好施孺人不惜瑤環瑜珥以佐賓燕賑貸而公得豪俠聲於吳楚間夫動以悅爲歸妹正而說爲咸無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焉咸曰取女以取屬男吉在取歸妹曰征以征罪女凶在征孺人聽取于上林而不自征何不利之有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女者六二兌女士者上六震男一處說之極一處動之極不言夫婦而言士女六陰虛約婚而無納幣之實三亦陰虛受約而不具酒食召鄰里別嫌明微擗節退讓小星衾裯修其常職行不踰閭

窺不出戶言不越閫又何不利之有其奉吳孺人也以
恭不矜能不施勞不以夫君之昵長傲不以有子之貴
生亢卽吳孺人妹字之愛而重之故曰君之袂不如其
娣之袂良使女君不以袂良爲恚娣固有以宜之矣娣
不得自專故曰跛能履眇能視履不直前視不遠矚已
實有才而斂之粥粥若無能抱道以恬何異處女故曰
以恒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幽人猶言靜女再以此
承君相得有合故曰利貞曰吉相承也其與諸禁也以
和爲已出也者子爲非已出也者子爲已也子者母爲
非已子也者母而於家督更加禮焉詬詈鞭朴卑及女

嫠鰥寡孤獨疲癯殘疾命其子周之蓋上林公與吳孺
人旣沒身養尊居泰亦若六五之月幾望而猶然二之
自貶損也六三不知其託行於初九自以爲能履不知
其借明於九二自以爲能視是以棄娣用須未足當娣
失娣之助則必黜而歸歸然後知用娣故曰歸妹以須
反歸以娣未當也孺人之于儕侶曾無纖芥各止其所
惟其當而已矣然則爲孺人祝辭舍歸妹其誰與歸大
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物久必終有以永之則不終事
久必敝有以知之則不敝咸以少遇少恒以長遇長歸
妹以長男遇少女少以濟長而永其終孺人道人以言

禁人以行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是以不敝而能永壽之道也彖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萬物之所以終而復始者天地交也人之所以終而復始者男女交也卦上震乾交于坤之始下兌坤交于乾之終坎離艮巽咸在其中萬物所由興也程得楊孺人而壺內肅雍諸子式穀諸孫繩武父子兄弟著姓字于儒林文苑興讓興仁一家賴之焉有能興人而不能自興者壽之道也二子聞之曰吾日侍母膝下莫能名其德不知合於易若是請書于策與吳張二公言並誦之爲母壽母以歲九月二十有七日春秋六十二云

夏母金孺人壽序

金太學漢貽余書曰使君以從子柯之請賜家孺人壽言榮于文繡久于金石復不自量有女兄爲太學夏慕筠公元配以分則家孺人如母以年則家孺人若女弟以德則皆邦之媛也昔者六十曰耆焦弱侯太史寵之祝辭今七十老矣外生伯子太學建寅介紹及使君門敢竊比家孺人徼惠華袞之贈女兄先光祿公長女少而穎惠莊恪通孝經內則諸義余母故夏氏女兩家世連婚先光祿數見慕筠公竒其才以女兄字之其歸也舅姑上有王姑在甘旨之供先時而儲先意而承舅疾

稍侵意忽忽不平禳禱醫藥畢寘力焉察容色候聲息
日不食夜不寢者五年舅卒而王姑與姑哭子哭夫極
哀率諸子諸婦繞膝爲諸戲娛之時取古今人遺行善
敗令相質難二姑輟涕以聽其有不豫倚戶而立緩步
入偵狀終夕不違凡十許年此其孝舅姑之槩也慕筠
公不竟經生業而受什一會中落脫簪珥具資斧不數
年益饒給而身與女奴操作機杼纂組畜牧種藝所獲
與賈等廢奢長儉表實去僞綦縞蔬糲若將終身至事
先禮賓不以嗇損禮此其相夫子之槩也慕筠公有女
弟及笄父病不及遣嫁助以已奩具無何稱未亡人兩

孤藐焉疇依爲外禦其侮而以本業之母賴以成節子
賴以克家諸娣姒內外宗老弱葬祭不舉婚姻不諧衣
食不足者慕筠公愷悌愛人所欲施務多方以濟此其
睦親戚之槩也身乳六子食能教愛能勞先後入郡邑
學若太學諸孫茂才高等率循禮法以母爲父以王母
爲王父此其訓子孫之槩也夏氏自會稽徙郡無二姓
人可千計比有女兄而後昆鵲起不腆金氏藉以光門
楣母黨夫黨所欲爲女兄壽以此余嘗見謝遏絕重其
姊王江州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而夫人語遏
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晉人清談

任達卽婦女化之信如道韞何益人家事金太學所述
女兄生平關切人倫物理承前裕後真足重也詩曰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不以先姑耳
太學稱姊之德必先以舅姑夫子可謂知禮或曰夏伯
子于舅氏有旦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間伯子欲章
母懿德嫌于專輒故屬之舅氏此其母子兄弟舅甥間
靜好婉巽非常情所企及而孺人實儀刑之道迎和氣
歸之大順壽命必究于高年愛戴頌禱不一而足奚俟
余贅辭哉伯子謹受教書諸帛以報舅氏至初度日綴
登歌之後以侑食加爵焉

金母吳孺人壽序

余氏游余門者數輩而廷光父子兄弟最久嘗以其叔
父之請爲其父子芳氏贈言子芳生平有孝友之行余
言非無試者子芳旣謝世而其偶吳孺人春秋七十廷
光兄弟不憚遠道過余而請曰先君子徼福太史公得
有聞於世母也天只惟先生賜之言小子奉而誦之以
侑觴蓋孺人初歸子芳時不逮事舅氏惟姑在孺人從
子芳雞鳴起之姑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而裁制損益
之出入扶持之洗腆爲酒食旨甘柔滑以養之嘗而後
退不嘗則更進之而姑安樂以天年終附於身者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而衆稱孝婦矣子芳失父時中外兢兢思所以撓之百方孺人不尚華而儉不卽安而勤不操切而寬不急遽而靜無可乘釁者子芳比壯精形家言又好爲詩所過名山大川之勝古今人宅里丘墓之遺徘徊吟眺孺人代持家秉不失時不失事不失人子芳好客座上客常滿共張咄嗟而辨里人以子芳長者有鬪紛多來就平所識窮乏傾橐以濟孺人或從旁贊計出其簪珥佐施而衆稱令妻矣所乳子四伯廷雲修父之業而息之仲廷光叔成學季廷位受儒督課夙夜匪懈或入成均或游鄉校而時勅厲之孺子無狃小成而

忘遠略諸子競勸交修爲士林巨擘而衆稱賢母矣嘗觀家人之卦該以利女貞男女其始也夫婦其中也父子兄弟其成也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二之繇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順以巽也六四之繇曰富家大吉象曰順在位也貞何以言順以順爲正女道宜然初之閑三之節五之假上之孚同出而異名孺人相夫事姑事無專制順以稟制行無獨成順以受成母治于觀母靡于費以備賓祭日用之需以示子婦臧獲之範蕃碩昌熾吉莫大焉說者曰十人十心無財市鍼十人一心有財市金淺之乎言富矣禮運有之父子篤兄

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富之謂也孔子恐人以財爲富而釋之以順在位與男正位外女正位內同必順而後貞貞而後吉孺人以順成貞五十餘年今爲孫者十有五入爲曾孫者五人方興未艾絃誦盈耳羔鴈盈庭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始終一軌于正家道以成此之爲富爲吉雖積金如斗積粟如山何足道哉家人五爻皆吉初曰悔亡亦吉也孺人行舉天性惠迪之吉同符易教而余獨以二三爲重二則爲婦時事四則爲母時事二之順順在一入四之順順在一家由吉而進之大吉吉至乎大而于得壽何有廷光兄弟起謝曰生之謂易順性命之理與天地準先生言及此母氏有無窮之問寧惟母氏卽先君子載錫之光矣

吳孺人壽序

吾友潘景升王父爲別駕父與世父叔父諸昆弟子姓素封數十人身游太學以文章意氣取重于時賣賦之金締交之贄或冀幸一言居間有所受謝出入車騎衣冠有富貴容客日滿座貴賤雅俗未嘗料簡飲食饋問往來交錯贈所喜好周所知交當厄斥數十百金如芥人謂景升有餘貲無顧惜而不知其貧時至絕糧末年貧滋甚居之泰然門尚如市人亦以是重景升不知其

偶吳孺人內助也孺人來歸舅姑與王舅王姑俱在而
又與諸舅諸姑聚處人人長子孫勢不能無生得失孺
人事大事小無所失意景升復好遊燕趙齊魯楚越金
陵廣陵數歲不歸然而甘旨溫暖之奉竭情盡慎而後
景升不以遠遊失孝所乳五子二女內外男女孫若而
人食之教之男有室女有家親師取友至入鄉校經費
委悉豐約適可而後景升不以遠遊失慈景升奉太公
終不復出郡有白嶽祈靈故盛會黃山新闢道四方來
觀者日益衆新安富人工結納冠蓋韋布造請郡邑無
虛日以景升爲東道主者強半緇黃之乞衛方技之售

精長干若他國之選伎徵歌須景升爲聲價人人務厭
其意孺人之簪珥針縷盡于質庫酒肆矣而後景升不
失好客名景升見其出不問其所從來孺人任其出不
責其所不入爲景升易爲孺人難也富與貴人所欲貧
與賤人所惡克詘隕穫自非有儒行者不免而何望于
婦女以陳平之美如冠玉也得侍巾櫛爲幸而婦翁猶
戒之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蘇季子不遇而歸嫂不爲
炊妻不下機自女子恒情耳其甚者師尚父爲婦所逐
朱翁子婦羞之求去矣夫老萊子陳子仲接輿之妻勸
其夫隱朱百年劉凝之之妻與其夫固窮彼爲夫者素

貧賤且所以刑于妻者素矣非若孺人自富而之貧景升未嘗作法于涼也山濤家貧謂妻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不知卿堪夫人否濤既榮貴韓夫人貞慎儉約雖爵及千乘而無媯媵其食貧久諳練深宜不忘前事非若孺人以富散之以貧守之而景升又老逢掖無三公望也可與孺人並論者庾袞兄女將嫁美服既備乃刈荆茗爲帚貽之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匪器之爲美女後敬慎修潔以賢德稱孟德耀曳綺縞傅粉黛桓少君裝送甚盛一旦椎布操作屏侍從服飾挽鹿車提甕出汲鮑蘇仕衛三年娶外妻而女宗執麻泉治絲繭織紵組

紉徹漠酒醴恥扼夫室之好景升外遇所在不乏人孺人未嘗有纖介于中其爲婦爲妻類是王霸與同郡令狐子伯善子伯相楚其子爲郡功曹容服甚都而霸子蓬鬢歷齒對之殊有慚色妻曰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柳公綽妻相國女居恒衣練素乘竹兜子和熊膽丸賜諸兒永夜習學以資勤苦孺人之訓子類是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聖人揆度于人情而爲之辨以示不容求備之意孺人執勞茹苦喪失固有晏然無愠余故曰爲景升易爲孺人難也景升與孺人春秋俱六十客爲壽者景升歸德孺人非吾妻

吾今日何以立于天下客乃因景升父子爲孺人壽而徵言于余余竊歎夫夫婦之道衰也百里奚竇玄王宋輩何代蔑有而景升與孺人白首不反目爲之生五男二女以德則賢母以年則壽母以分則王母是誰爲之倡者曾無自功之色而亟欲壽孺人作人如此天釐女士爲之伉儷不亦宜乎客曰爲景升易爲孺人難使君詳哉其言之矣請仍以景升之指先爲孺人壽壽孺人者卽所以壽景升也余曰可是庸敬斯須敬之義也

黃母方孺人壽序

方孺人者司徒采山公之女廷尉黃順所公仲子之婦

而名下士象之之適母也司徒公與先大夫廷尉公與不佞俱同榜進士不佞父事司徒兄事廷尉而象之所知交多太父行不佞累世通家知孺人賢稔矣其他懿美可能也所不可能者有五年未三十而以仲子未抱子爲憂屢請置勝仲子以爲早計不可而業已擇法相宜子者納室中遂有象之是難能也廷尉公卒於官伯子奔喪仲子守閭而郡守高公以開府所貽金致之仲子仲子過哀惛惛不知人守屬吏可致之其婦孺人曰家督雖出家婦故在請致之吏還白守守喟然而嘆長幼有禮卽變故造次不凌節不爲利誘是難能也仲子

暴卒象之孺子泣無聊其質復孱人哭夫毀瘠而破涕拊象之時詔之曰若父以若爲命若存猶父存也若其自愛若父好禮家雖貧守禮無失自是祭葬及所以處三黨四隣與爲門戶計莫不有節文而象之力學敦行不愧爲名家子孫是難能也舅姑蚤世歆然不及終事蘋蘩之奠必虔而司徒憫其孀時使歸寧欲爲之地孺人不發一言左右竊疑之則曰父年百歲子孫望恩者惟日不足何可令其以女分念司徒公病棘目屬孺人再三而卒無所請是難能也孺人少時父口授書記憶不忘晚而朝夕父側內外奏記朝事野談爲父誦之

恒采書史中嘉言善行以示子與其婦而未嘗搦管伸紙有一字遺曰此非婦女所宜爲是難能也此五德者以鏤金石而書竹帛雖古列女傳何以尚焉今年孺人春秋五十象之過不佞而乞言曰先君子辱先生爲傳沒且不朽母氏懿美幸爲先生所知敢徼福如先君子余曰傳者當要其終身子之母春秋五十視百年財半而詎以今日限之吾爲若計第宜爲母祝耳仲尼疾五十而無稱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之聖賢考德問業以五十爲斷豈非以其年就衰而志趨操行不移人生大致固有定品乎子之母五十無改

於德引而伸之若子之外太父且百年純終令聞不佞
知其饒爲矣夫知親之年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者何心
爲人子恒言不稱老者何心身老而爲兒子啼戲以悅
親者何心而子乃第以五十爲親幸耶子之母一德不
懈有加于今日後之人必有錄而傳之者當以不佞言
爲案據吾竊謂子爲母之名計不若爲母之年之亟也
何以故名則子之母所固有年則有司之者人不能必
之天子不能必之母也象之唯唯請書諸策而歸爲母
陳之且以告方黃二氏之宗祏若上下神祇以介母眉
壽永世有蔭藉焉象之母氏有兄繼室謝孺人者年德
相類見余祝辭中

方母謝孺人壽序

謝孺人爲方子中繼室似之因母其舅則贈司空采山
先生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三達尊具焉子中勵行
挾藻秀出於衆以適爲任子而有庶兄太學公爲家督
其元配黃秘書女業舉子士造矣孺人年十八來歸尊章
昆弟娣姒母子之間衆爲新婦難之而孺人上下無所
違意司空置別第金陵子中從之孺人躬執爨饋食屏
而待命徹請所與而後卽安子中治制舉業孺人爲理
家政無以內顧分念父子多重客問遺燕會歲時祭祀

進醵隆殺疏數得情理之宜又爲運籌策廢著鬻財齋
貸子錢更徭租賦米鹽凌雜取決受成而士造弱年孤
犢觸乳憐愛之彌甚衣食教誨愈於已子士造感奮益
馴行孝謹子中峭直尅覈孺人進規而陰爲之劑卒以
無患所產子四人似之才情奕奕而訓勅尤嚴里俗以
纖靡侈大相高聲色玩好共張器用婦女桂襦襲蔽珠
璣翠羽紛華照耀而司空貶成抑定若羊續單席緼袍
若長孫道生熊皮鄣泥三十年若晏子茗菜五茹若第
五倫取赤米若朱博案不過三杯孺人耳提誨諸子大
人家法爲子孫永圖因是以習習實爲常久之司空憶

故里遂歸而子中往來金陵孺人代居子舍奉養倍敦
子中病趨而侍湯藥含殮無憾而忍死以課諸子諸子
就外傳聽城鼓之音而出聽城鼓之音而入居恒言吾
職中饋味至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噉酸而不
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淡而不嚴肥而不臃遵何道哉
作人當如是不者吾不願爲子姆教久缺東老生呂父
訓女以內則女史諸書宛若鍾郝禮法無何士造病力孺
人得耗馳而至則已瞑爲之增欷歔浥流涕狼戾不可
止而襁褓孤孫失恃者語似之墻薄咫亟裂兄弟連體
寧得居薄孺子子猶子無愧我之子若以慰先君地下

已携孫與俱顧復如母而籍士造遺貲屬孤兒舅若生平所厚善者相室問何以不屬其子則曰使廉者分財不若探策投鉤以其無心而公也吾不欲使吾子牟利又不欲使吾孫失故物吾貽吾子悌弟之名助諸人撫孤之義遠一時之嫌而得兩成之美聞者韙其言有母弟師古異母弟師言言多病多艱而愛之倍于古婦有設形容而前叱去之吾素門奈何以尤物爲祟其曙大體秉正義若此自頃奉大士甚虔布衣蔬食不厭而不靳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羣少失其父母者有所倣依而長饑寒貧乏者有所資以不斃此其婦

順母儀彰明較著者也余先大夫同司空成進士因以父執事司空從其子若孫遊三世通家之好有過孔李時舉孺人賢以詔家人而會孺人春秋五十似之乞余言爲壽夫古賢母賢婦不乏而後婦後母之賢不數見至賢後母尤鮮其或賢如魯義姑姊魏芒慈晉羊祜母而不聞其壽胡廣母壽而不聞其賢賢而壽可考見者翟方進幼學京師母隨至長安織屨以給方進爲相封侯母尚在度其年定越中壽程氏文季姜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子孫婦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之三母而季姜年踰八十内外冠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身

名俱泰史冊褒嘉迄乎今茲南山之雅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其斯之謂與似之欲壽其母惟率循母訓友于諸弟撫兄藐孤爲翟程兩家子以承母歡心導迎太和垂無窮之令聞而已彼羅鍾鼓集冠蓋承筐篚帑鞞鞠脍數起奉觴知母所不屑意也或言母生時高僧海寶見之嘆曰天所鍾美今復皈依竺乾宜享有遐齡然不若雅詩之說爲正似之敬諾請事斯語以希養志之孝

閻母王孺人壽序

儀部黃貞甫以其高第弟子閻生晉升見延之坐起而言曰小子遭家不造先君子無祿蚤世母也稱未亡人鬻子之閔以至今日而困諸生無能取半通之綸三釜之祿以慰母心將求諸世法三鸞七菹八珎九鼎畢陳水陸之珍以爲食冰紈霧縠繡衣華鞋錯玄黃于筐篚以爲服宛簪傳珥翠翹明璫木難火齊之珮以爲飾張組帷構流蘇珊瑚玳瑁之牀五香六采之席紫羆白豹之褥以爲燕寢變僮倭女錦瑟銀箏竹肉遞奏鸞戲百方以爲歡娛而母憶先君子地下寒魄不忍御也將求

諸出世法筏寶洲窮金界變海成蘇移山入芥伊蒲盛
饌孟蘭舉益抑師王母偶江妃六甲游玄門九道致紅
泉東度蓬萊西陟崑崙傳南岳之秘書領上元之真籍
而塵劫未超攀附莫由迂怪謬悠之談母素守紀常非
所樂聞也惟是立言之士其味美於甘旨其章美於華
袞其可永世不朽愈于仙佛則黃先生其人矣先生業
已言之而使君曾仕越采攬風謠母氏從一之節辱君
聽聞幸賜之一言爲先生鴻筆副余謝不敏生固以請
不可但已余與生俱治詩詩言人間母婦事衆矣備懿
德而綏繁祉率安常處順從容偕老受子孫之奉享其
所服勤亦止采蘋蘩湘綺釜酒醴脩脯機杼桑麻縫紵
澣濯之事未嘗拂意焦思鞅掌盡瘁也惟谷風之婦恐
其育鞠量有無深淺黽勉匍匐而後稱勞柏舟之婦髡
彼兩髦以爲儀特至不見諒於母而後稱苦余以子之
母按之詩殆有甚焉谷風勞矣爲夫所棄柏舟苦矣未
聞有子兩人者戢影一室無復他事而子之母以盛年
喪所天昔與子之父同心僂力今悉舉而萃之子然之
身以子藐然三尺孤而寄宗祏千百年如綫不絕之緒
無強近之親蟬蟻子之援家人生產之出入孰綱維是
子女之婚嫁孰主張是三黨四隣之慶弔有司租庸之

緩急孰推行而設施是豪右橫逆之窺伺孰捍衛而幹旋是始以婦而爲夫復以母而爲父爲家之督爲子之師耳不必割而啼呼之聲有餘悲髮不必截而飛蓬之首有餘悴臂不必斷而拮据之狀有餘勤其勞苦宜何如哉當斯厄也號爲男子者不無失措而子之母貞不奪志事不辭難以保子之父之遺體逢掖側注積學能文嶷然青雲之器振子之父之遺業田野治輪奐新僮僕肅給宗黨輯睦依然喬木故家功德甚盛詩有之母也天只昊天罔極禮有以少爲貴者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子所健羨兩端何足美

報卽欲以文士之言爲壽而晚近世人好諛多懷溢美之疑且夫論人道義之所激河山爲動德之所感象緯爲昭誠之所至金石爲開子之母蹈正義秉恒德抱真誠歷三紀如一日神全氣定于壽何有論天道猶酌水然挹彼有餘注此不足子之母集于荼蓼多所不足必有餘於年是尚無藉子何藉人言雖然親之年不可不知也寧任其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乎余以爲在子之身而已孔子曰孝始于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子學而爲名士則顯其母爲名士母仕而爲名公卿大夫則顯其母

爲名公卿大夫母在當世則朝有錫命在後世則史有特書洵如是子之母得壽得名與天壤俱敝庶幾報萬分一云耳余更以詩申之小宛之雅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闕宮之頌曰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黃髮兒齒子之母貽穀素矣子無忝所生宜大夫庶士子之母必忘其勞苦眉壽無害此之爲母壽近取諸身較人言孰愈生曰信哉使君不爲諛也與黃先生所以寵光小子之母者同歸日誦諸詩以代侑食之樂而並是說陳之小子雖愚不肖敢不竭蹶以從

潘母何孺人壽序

古今賢婦女史不絕書而潘氏獨鮮晉有岳閒居洛涘奉其母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不聞母爲何姓唐孟陽母劉夫人徧招所與共事者觀之曰皆爾儔不足憂末坐綠衫少年必有名卿相乃杜黃裳也事僅此矣友人潘方凱因母何孺人者廣陵名家女方凱尊人鳳宇公艱于嗣卜吉來歸一索而得方凱尊章具在嗃嗃爲政獨孺人將順無方尊章喜是法相有福德而又有以張氏姬進者孺人身下之相得甚驩鳳宇公素封孺人自奉約衣大布不極敝不易攻苦力作刀尺

機杼春楸薪爇烹飪下者掃除無不受事手滌匕箸上
鳳宇公食雖鮭菜必嘗旨否非孺人食不甘客至非時
供張立辦內不聞聲居常言規行矩目不瞬色不易而
戚黨有緩急樂施不倦御臧獲廝養煦然陽春曲垂恩
澤鳳宇公疾浹月侍立不休其教方凱不以姑息數勅
戒以慎擇與處慷慨行義無忝所生以故四方賢豪多
所結納今年孺人春秋五十諸善方凱者過而徵余言
爲壽余請以二潘母相方安仁言太夫人在堂有羸老
之疾然性超世利母數誚之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
終不能改殊負其母孺人方艾神王色澤非羸老比方
凱不違膝下色養設長筵列孫子壽觴舉慈顏和無時
不有之矣劉夫人語孟陽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
禍之及也方凱率循母儀載德而練事有故家長老之
風橫經捧手與辟雍羣彥揖讓周旋當時名卿相如杜
黃裳其人者忘分忘年下交名稱不衰諸母子多才慧
富文采孺人卯而翼之鴉鳩如一今茲設悅之辰車馬
克間慶幣滿座聲樂盈庭兄唱弟隨爲班斲之舞以承
色笑人倫樂事何所不具較二潘母過之矣抑又有難
者彼其之子稚方凱橫語四出宄謀潛伏筆疲舌敝不
解力盡能索不伸大非常情所忍而孺人澹然不動于

懷直以柔道勝之當其盛年情欲之感無介容儀宴私之意不形動靜無吝自卑無靳自苦是謙德也天道所益地道所流鬼神所福人道所好不藉歡于勢能之榮而以順受者也綏眉壽介繁祉不亦宜乎諸客曰然請書于帛用佐筐篚

程母戴孺人壽序

世之談養生長生者皆宗老子而老子往往以母爲喻曰有名萬物之母曰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曰可以爲天下母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何也母陰也易扶陽抑陰然而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歸藏首坤非闔不闔非靜不動道固如是漢晉以來儒者率稱老易知易之先陰於陽則知老之喻道于母矣門下士程至善聞余言因述其母戴孺人以盡志物事舅姑而不居孝婦名以相敬如賓事夫嘗割股愈夫疾夫沒則敬神禮佛爲祈冥佑而不居令妻名以義方教子而不居賢母名以勤持家以睦聯後先以慈御子婦若臧獲以賑貧乏處姻戚鄉黨衣浣濯敝補食絕囷腴久而無替而一切才德莫能名焉者母氏庶幾老氏所爲母者乎余曰然老子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不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
天下將自正薛君采解曰自生民以來迄于唐虞說者
推其年數蓋三四萬歲民之初生俗固草昧要不過萬
餘歲耳其後二三萬歲之間生民之道當久備驗之詩
書而唐虞之質可考也聖賢之治信如老子所云故淳
素之風傳數萬歲不絕自周至近代僅二千餘歲而風
俗大敗其故可知已余因是而廣之上古人壽數百歲
爲恒事而晚近世以百歲爲人瑞一不易邁彼其機心機
事機械干陰陽之和犯神人之怒重傷無壽類矣然失
多在男子而婦女爲鮮身繫屬於人勢無專輒而名利
得喪不干其外知故巧僞不萌其中無名之樸不由學
習而偶合之是以婦女稱壽者倍於男子老子守雌爲
天下谿玄牝爲衆妙門卽取喻於母之義耳信如至善
言戴孺人從夫從子鎮以無名之樸無不爲而無爲可
謂國母天下母矣無論老子易坤爲地爲母括囊含章
與抱樸無爲之指寧有異哉在坤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在老爲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至善曰善請書之
於策率諸昆弟誦之爲母氏壽

於業率諸昆弟誦之為母及壽

或步為彩牀固帶身主久願之道也至善曰善請善之
與外對無為之計寧有異若由中安貞之吉孰此無憂
體固母天下母矣無備於子易申為此為母計囊合章
言漢書人孫夫孫子難以無言之對無不為而無為下
天下欲支涉為眾故門唱如會於母之義耳計收至善
賢而歸合之長以敬女稱壽皆計於畏于法于守執為
壽喪不干其心映姑正對不萌其中無各之對不由學

書